



初級中學

北新文選

第一冊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趙姜  
景亮  
深夫  
選註

中初  
學級  
北  
新  
文  
選  
第一冊

北新書局印行

# 初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一冊目次

篇次	篇名	作者	頁數	出處
1	爲學一首示子姪	彭端淑	一	白鶴堂集
2	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	愛羅先珂 胡愈之	三	愛羅先珂童話集
3	自立說	張士元	一	
4	家書選並序	鄭燮	三	板橋集
5	萬里尋兄記	黃宗羲	二	剡源文鈔
	(補白) 同元使君春陵行(杜甫)			
6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		一	孔子家語
7	觀欬器		一	孔子家語
8	孔子適鄭		一	孔子家語

初級中學北新文選第一冊 目次

一一

9	學琴師囊	一	孔子家語
10	赴敵	四	語絲
11	十五從軍征	一	樂府詩集
12	母別子 (補白)從軍行(王昌齡)	一	白香山詩集
13	兵車行	一	杜工部詩集
14	饑民謠 (補白)苦旱行(張綱孫)	一	
15	桃花源記	一	陶淵明集
16	桃源記	一	王右丞集
17	論雷峯塔的倒掉	二	墳
18	塞根先生的山羊	五	近代法國小說集
19	流星	二	新青年

20	十五娘	沈玄盧	四	
21	霓裳續譜		一	
22	伊和他	葉紹鈞	三	隔膜
23	笑	冰心	二	超人
	(補白) 微笑 (冰心)			
24	我的新生活觀	蔡元培	一	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25	一種青年生活觀	王衍康	八	
26	敬告青年	陳仲甫	六	新青年
27	時光老人	愛羅先珂 魯迅	六	世界的火災
28	書葉機	龔自珍	二	定盦文集
29	書魯亮儕	袁枚	三	小倉山房集
30	苛政猛於虎		一	禮記
	(補白) 孔子過太山側 (孔子家語)			

31 齊大饑 一 禮記

(補白) 溧母飯信(史記)

32 子夏喪其子 一 禮記

33 曾子易簣 一 禮記

34 山東的一部分的  
農民狀況大略紀

傅斯年 一一 新青年

35 自由與放縱 二 蔡元培 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補白) 說自由(章炳麟)

36 歐遊心影錄楔子 二 梁啓超 梁任公近著

37 始得西山宴遊記 一 柳宗元 柳柳州集

38 鉅姆潭記 一 柳宗元 柳柳州集

39 鉅姆潭西小邱記 一 柳宗元 柳柳州集

40 小石潭記 一 柳宗元 柳柳州集

41 楚狂接輿等章 二 論語

42	愛流夕漲	許地山	三	空山靈雨
43	快樂	庫普林 沈澤民	三	新青年
44	白光	魯迅	五	吶喊
	(補白)白光的評論(y生)			
45	詞四首	李煜	一	李後主詞
46	路旁	吉卜生 任鴻雋	十	新青年
47	沒有秋蟲的地方	葉紹鈞	二	劍帶
48	尋路的人	周作人	一	過去的生命
49	二重思想	魯迅	二	蕩風
	(補白)歧路(周作人)			
50	偶像破壞論	陳仲甫	二	新青年
51	與宋元思書	吳均	一	吳朝清集
52	秋夕哀賦	夏侯湛	一	夏侯常侍集

初級者學北新文選第一冊 目次  
(補白) 秋夕 (杜牧)



# 爲學二首示子姪



(南)

彭端淑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且日而學之，久而不息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昏與庸，無以異也。然則昏庸聰敏之用，豈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自立者也。

〔選自白鶴堂集〕

(註) (一) 南海 今浙江普陀山。

# 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

(俄國愛羅先珂著)

魯迅

在我們學校近旁，是柏洛甫先生 (Sro Periol) 的住宅。柏洛甫是俄國最大的茶葉公司的經理；那公司是專向中國採辦大幫茶葉的。有一次，中國著名外交家李鴻章來到莫斯科，柏洛甫便在自己家裏款待他。李鴻章聞知我們的學校在柏洛甫住宅的近邊，他便想帶便來參觀。於是他穿著中國衣服，腦後拖着大辮，來到我們的校裏。他非常和氣，而且准許我們去摸他的衣服和辮子。我因為知道李鴻章是「屬於黃種」，所以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細細摸索了一番，想尋出白種的手和黃種的手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過了幾分鐘，我便問先生道：「李鴻章是真的黃種麼？」

先生說了一聲是。

「但是黃種的手和白種的手到底有什麼分別，我可是找不出呢！」

臘賓也湊上來說：「李鴻章要是屬於黃種，他一定要比我們野蠻得多了。」

但是我看來，他似乎至少比我們的彌海印（Mihain）總要和善些兒罷！」（彌海印是我們校裏的僕役，我們最憎惡這人。）

我們正在談話時，和李鴻章同來的那個譯員向他說了幾句，李鴻章哈哈地笑了一陣。他出去之後，我和臘賓因為對於貴人失了敬禮，便受了嚴厲的懲罰。他們不許我們吃東西，等到我們明白了自己的失禮時才止。一直到了那日晚上，我們才明白，才得和別的孩子一塊兒晚飯。在晚飯的當兒，我低聲地和臘賓私語着：「我已摸過了黃種的李鴻章的手了，這手倒比我們那位白種校長的手滑澤得多呢。」臘賓便也低聲說：「我想，李鴻章不但比我們的彌海印更和善，便比我們白種的先生們也文明得多了。」那時先生也在膳堂吃飯，便立刻命我和臘賓立起來，吩咐着說：「快走到這邊，把你們的私語當着衆人老老實實地說出來！」可憐那時我們還沒有學會說謊的本領，匆促間又怎麼編造得出，於是不由得戰慄着把剛纔所說的話都一五一十的說出來了。先生聽了，自然大怒；他叫我們在冷

冰冰的石板地上一齊跪着，並且說：在我們沒有完全明白我們自己的過失之前，不許我們站起身。一直到了夜半後，——飯都沒有吃——我們纔算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我們把中國人的劣點和奇形怪狀都記起來了。這些事都是平日先生教給我們的，現在都拿來加到可憐的李鴻章的頭上去了。我們於是開始交換着說：「李鴻章的確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文明，不及我們先生那樣的智慧，因為他東有奇異樣子的裙<sup>袴</sup>，拖着滑稽的辮髮；在他年幼的時候，他把他的兩腳緊緊地裹在很小的木鞋裏，使變成一雙小腳……」

我們的同級生嚷道：「不，只有中國的女孩子們是那樣的罷！」

臘賓却毫不屈服地答說：「那不是一樣的麼？要是李鴻章是女子，也免不了要這樣做的。」

和我們同級的一個女學生便嚷道：「我想女孩子們誰也不會願意裹足的；這都是父母做出來的罷。」可是臘賓仍舊不服氣，答說：「假如女孩子們自己做了父母，伊們也是要這樣做的呵。」於是大家都笑起來，我們便繼續着歷數李鴻章

的野蠻的證據。

「先生時常和我們說：中國人是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當然也是東方的猶太人了。他只知道謀自己的利益；他愛金錢比世界上的什麼東西都還愛；他爲了金錢，會得把什麼人什麼東西都賣掉呢……」

談到這裏，臘賓更覺得津津有味了，他說：「從前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sup>④</sup>，那東方的猶太人李鴻章爲了三十個銅子——假如沒有人肯出更高的價值時——也不見得不會把基督賣去罷。」於是大家又大笑起來，我們自然越有興致，便接下去說：「李鴻章喜歡在大庭廣衆中看着執行慘刑或處決罪犯。他有許多妻子。他只愛他的兒子，對於女兒却很淡漠；他的兒子生時，他受人家的慶賀；但要是生下來的是女兒，他就不高興。他騎了人行路。他喝的茶是不攪糖的。李鴻章用了黑貓當作早餐，用了小狗和蠕蟲當作午餐，用了蜜炙耗子<sup>⑤</sup>當作晚餐。他捉住蟻<sup>⑥</sup>虱時，便放到嘴裏把他嚼死。」

「够了，够了。」先生們嚷着說。這時有幾個正喝着羹湯，聽了，便要嘔起

來了。於是先生饒赦了我們，准我們去吃晚飯。膳堂裏的大衆都大笑大樂，只有我們悶悶地坐着，眼淚淌下來，淌在們我的羹裏，這羹我們連嘗都不想嘗了。

「現在已饒赦了你們了，你們爲什麼還要哭泣呢？」先生問了好幾次，我們却一句都沒有話說。先生看見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吃，倒擔心起來了，便走過來，問我：「你們有了什麼事情呵？爲什麼儘着哭泣，不吃一些東西呢？」臘賓回答說：「我們現在自己責罰着，自己不想吃東西，因爲我們對那黃種的李鴻章，實在太惡毒，太蠻橫了呵。」先生聽了，一個字都沒有說。

在那日晚上，我們在夢中又看見那個李鴻章。他束著異樣的裙，腦後拖着滑稽的辮髮；但他却怎樣的和善，他的兩手又是怎樣的滑澤而且可愛呵！

〔選自愛羅先珂童話集〕

(註) (一) 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 節錄第二段

我的學校生活一斷片 (第二號)

五

(二) 李鴻章 清安徽合肥人，字少荃，爲人英斷，具世界知識。

(三) 臘賓 臘賓 (Labin) 乃當時愛羅先珂之男同學。

(四) 猶太人爲了三十個銀圓把基督賣了 事見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十二個門徒裏，有一個稱爲加略人猶大的，去見祭司長，說：「我把他（指基督）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他們就給了他三十塊錢。』並見馬可福音第十四章和路加福音第二十二

章，惟均只言允許銀錢，不言錢數。

(五) 耗子 北平語，鼠也。

(六) 蟻 蝨之幼蟲也。



# 自立說

張士元

凡物莫不有死：草木鳥獸昆蟲，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

惟人亦然，方其生時，勞之以所爲，奪之以所好，泪之以所思；其經營不已，若無復有盡期者。及其氣散而死，則體然不能肉。其白骨，與草木鳥獸昆蟲之變滅何異乎？

君子知之，故不以形體之有無爲生死，而以志氣之消長爲生死。吾今日形體無恙，而志氣已竭，斯爲死矣。吾志氣配乎道義，發乎文章，且與天地同流，而奚有於形體乎？

故簡策所載，古聖賢人，雖死已久矣，而其輝光常如日星之爛然，蓋其人至今存也。然則死而不死，亦在人之自爲之而已，雖然，自古及今，生人皆死，而

其不死者，乃天下一人，千百年一人也。士宜何如自立哉！

(註)

(一) 洵 洵 音骨，亂也。

洵音骨

(二) 髑 音嗒，白骨貌。莊子：「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然有形。」

(三) 肉 名詞作動詞用。「不能肉其白骨，」猶言不能復生也。

# 家書選并序

鄭燮

## 一 自序

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敍。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讖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敍爲得也。

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盂而已，何以敍爲？  
乾隆己巳鄭燮自題。

## 二 灘縣寄弟墨第四書（節錄）

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

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

癢。設以房杜<sup>①</sup>姚宋<sup>②</sup>。在前，韓范富歐陽<sup>③</sup>。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鬪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餬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sup>④</sup>！

### 三 焦山<sup>⑤</sup> 讀書寄四弟墨書

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sup>⑥</sup>送來的。卽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

佛<sup>⑦</sup>自周昭王時下生，迄於滅度<sup>⑧</sup>，足跡未嘗履中國土。後八百年而有漢明帝，說謊做夢，惹出這場事來，佛實不聞不曉。今不責明帝，而齊聲罵佛，

佛何辜乎？况自昌黎關佛<sup>①</sup>以來，孔道大明，佛焰漸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經四子之書，以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時而猶言關佛，亦如同嚼蠟<sup>②</sup>而已。

和尙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尙；和尙亦罵秀才。語云：「各人自掃階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老弟以爲然否？偶有所觸，書以寄汝。

#### 四 范縣署中寄弟墨第二書

吾弟所買宅，嚴緊密栗<sup>③</sup>，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見天不大。愚兄心田<sup>④</sup>，瞻遠，不樂居耳。

是宅北至鸚鵡橋，不過百步；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其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飲酒其傍，見一片荒城，半隄衰柳，斷橋流水，破屋叢花，心竊樂之。若得制錢<sup>⑤</sup>五十千，便可買地一大段，他日結茅有在矣。

吾意欲築一土牆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

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書史籍筆墨硯瓦酒董<sup>①</sup>。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sup>②</sup>，如此足矣。清晨日尙未出，爲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便見煙水平橋；家中宴客，牆外人亦望見燈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東至小園僅一水，實爲恆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拏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sup>③</sup>，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也。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兄娛老之資，不知可能遂願否？

〔選自板橋集〕

（註）

（一）茶毒 茶，苦菜；毒，蟻蟲；皆惡物。並言茶毒，以喻苦也。

（二）覆瓿 漢揚雄著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見漢書。今謙言著述之無足重者恆用此語。

(三) 覆盎 與覆韻同。

(四) 濼縣 清屬山東萊州府。

(五) 東坡居士 卽蘇軾。嘗貶黃州時，築室東坡，因號東坡居士。書畫俱有名。

(六) 王摩詰 卽王維。唐玄宗時，官尚書右丞。工詩善書畫，時謂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其畫山水，爲畫家南宗之祖。

(七) 趙子昂 卽趙孟頫，號松雪道人。本宋之宗室，降於元，官翰林學士承旨，故又稱趙承

旨，善法楷米，尤工行楷。善山水，爲畫家南宗，兼工人物。詩文亦清遒。

(八) 房杜 房玄齡杜如晦，皆唐之名相。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故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九) 姚宋 姚崇宋璟專玄宗，同心輔政，遂成開元之治。

(十) 韓范富歐陽 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皆宋名臣。

(十一) 齒冷 南史：「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笑必開口；笑之不已，故齒爲之冷也。

(十二) 焦山 在江蘇丹徒縣東九里大江中，一名譙山，亦名樵山，以後漢處士焦先隱此而名。

(十三) 西域 西域之名，起於漢時，指敦煌以西諸國而言。今常用以泛指西方諸國。

(十四)佛 釋教之祖，釋迦牟尼也，凡釋教之成道者皆曰佛。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滅於穆王五十三年。

(十五)滅度 佛家語。謂死也；言滅其煩惱而度生死海也。

(十六)關佛 韓愈有諫迎佛骨表。

(十七)嚼蠟 謂無味也。楞嚴經：「當橫陳時，味如嚼蠟。」

(十八)密栗 堅實也。禮：「縝密以栗。」

(十九)心田 猶心地也。梁簡文帝文：「澤雨無偏，心田受潤。」

(二十)制錢 歷代行用之圓錢，爲官局所鑄者：圓廓方孔；重量成色，各有定制；故稱制錢。

(二一)酒董 杯壺碟箸等，一切酒器所貯之具也。

(二二)苦 以草覆屋也。爾雅：「白蓋謂之苦。」

(二三)青甍 世說新語：「王子敬夜齋中臥，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儂兒，青甍我家舊物，可待盪之。」」子敬，獻之字。



# 萬里尋兄記

賞宗彙

宗彙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不可至乎？』躡屨。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在，將何之？』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

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獮洞，蠻陬，踪跡殆遍。卒無所遇。

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

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

一日，奏廁，置傘路傍。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云：『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

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閒關踣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

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飢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訕，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惟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見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當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註) (一) 屨 音脚，草鞋也。

(二) 鄉黨 古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今地方自治制，以人口不滿五萬之區域爲鄉。又古以五百家爲黨。

(三) 零丁 卽今之『尋人』帖子。

(四) 陬 音鄒，隅也。

(五) 道州 卽湖南永州府，今爲零陵縣，屬衡陽道。

(六) 奏廁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奏廁，心動。』註：『奏，向也。』

(七) 姚江 卽餘姚。

(八) 踣頓 踣同仆，二字均爲跌倒之意，乃同義雙字。

(九) 景皇惟恐兄之入英宗惟恐弟之生 明英宗爲額森虜去北行，弟郕王卽位，改元景泰，是爲景皇帝。與北廷言和，羣臣疏請迎英宗歸國，帝不悅。及英宗歸，別居南宮。景泰八年，帝疾甚，石亨曹吉祥等以兵迎英宗復位，改元天順，廢帝仍爲郕王而遷之。

同元使君春陵行

杜甫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流，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禎。賈誼昔流勸，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濯纓憶大庭。何時降靈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瓖。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

孔子家語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句<sup>①</sup>，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sup>②</sup>之嶮<sup>③</sup>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sup>④</sup>，此似正；綽約<sup>⑤</sup>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sup>⑥</sup>，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選自三恕第九〕

（註）（一）倨句 矩之直者爲倨，折而衡者爲句。此地言曲折也。

（二）仞 音刃，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 （第六號）

三

北新活葉本文選

(三) 穢 同谿。

(四) 概 通作旣，滌也。

(五) 綽約 柔弱貌，一作淖約。

(六) 絜 同潔。

# 觀 欹 器

孔子家語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

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選自三恕第九〕

(註)

(一) 欹器 器之傾敝易覆者。晉杜預等仿其意爲之，蓋古之巧器也。今其制不傳。

(二) 宥坐

荀子：『此蓋爲宥坐之器。』註：『宥與右同，言可置坐右以爲戒，或曰宥與佑

同勸也。』

(三) 挹 退也。與抑通。

(四) 睿 音銳，深明也，通也。



# 孔子適鄭

孔子家語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

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sup>①</sup>隆頰<sup>②</sup>，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sup>③</sup>，其肩似子產<sup>④</sup>，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sup>⑤</sup>如喪家之狗。」

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選自困誓第二十二〕

註（一）河目 王肅原註：『上下眶平而長。』

（二）頰 額也。

（三）臯繇 卽皋陶，虞舜時爲獄官之長。

孔子適鄭（第八號）

(四) 子產 春秋鄭大夫公孫僑之子也。博洽多聞，長於政治。

(五) 纍然 王肅原註：『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是不得意之貌也。』

# 學琴師襄

孔子家語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sup>①</sup>，十日不進。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sup>②</sup>也。」

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

有問，孔子有所繆然<sup>③</sup>思焉，有所舉<sup>④</sup>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爲人矣：近黜<sup>⑤</sup>而黑，頤<sup>⑥</sup>然長，曠<sup>⑦</sup>如望羊<sup>⑧</sup>；奄有四方<sup>⑨</sup>：非文王其孰能爲此！」

師襄子避席葉拱<sup>⑩</sup>而對曰：「子，聖人也！」  
其傳曰文王操。

〔選自辯樂解第三十五〕

(註)

(一) 孔子家語 書名，魏王肅註。凡十卷，其名雖見漢書藝文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僞託。割裂諸書所載孔子軼事爲之者。

(二) 師襄 春秋時魯之樂官。

(三) 數 術也。

(四) 繆然 王肅原註：『深思貌。』

(五) 翠 伺視也。

(六) 黷 與蕪同，桑蕪也。王肅原註：『黑貌。』

(七) 頎 王肅原註：『長貌。』

(八) 曠 王肅原註：『用志廣遠。』

(九) 望羊 王肅原註：『遠視也。』

(十) 四方 王肅原註：『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武之功也。』

(十一) 葉拱 兩手薄其心也。

# 赴敵

冰心

I was ever a fighter, so -one fight's more'

The best and the last'

—R. Browning—

曉角遙吹，

催動了我的桃花騎。

他奮鬣<sup>①</sup>長鳴，

聳鞍振轡，

要我先爲備。

那知道他的主人

這次心情異？

赴

敵

第一〇號

1

北新活葉本文選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殘月未墜，

曉山凝翠，

湖上的春風

吹得我魂魄醉。

休想殺得個敵人，

我無有精神——

昨夜不曾睡！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昨夜燈筵，

幾個知人意？

朋友們握手拍肩，

笑談輕敵，

只長我驕奢氣。

如今事到臨頭，

等閒相棄！

我扶著劍兒，

倚着馬兒，

趁

敵

第一〇號

三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朝陽在地，

鳥聲相媚。

迷胡裏捧起湖泉

磨著劍兒試。

百戰過來，

誰知此次非容易？

我扶着劍兒。

倚着馬兒，

不自主的流下幾點英雄淚！



曉角再吹，

餘音在樹，

遠遠地敵人來也！

匹馬單刀，

倉皇急遽，

他也無人相助！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家山何處？

一別便成落花飛絮！

等着些兒，

赴

敵

第一〇號

五

北新活葉本文選

讓我寫幾個字兒，

託一託寄書使，

拜告慈親，

暴虎馮河，◎

只爲著無雙譽。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曉光下定神靜慮，

把往績從頭細數。

百萬軍中，

也曾尋得突圍路。

這番也只要雄心相護，  
勇力相赴！

向前去，

生生死死無憑據！

軒然一笑，

拔刀四顧，

已半世英名昭著。

此戰歸來，

便是安心處！

向前去，

赴

敵

第一〇號

生生死死無憑據！

四，廿九晨，一九二五，於娜安辟迦樓。

〔選自語絲第三十二期〕

(註) (一) R. Browning 白朗寧(1812—1889)英國詩人，與丁尼生並稱為維多利亞王朝二大詩

人。其妻亦擅詩才，俱有名。

(二) 駸 音獵，馬領上毛也。

(三) 暴虎馮河 徒手而搏虎，無舟而渡河；皆冒險之事；喻人之勇而無謀也。論語：『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 十五從軍征

樂府詩集<sup>①</sup>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望是君家，松柏冢壘壘！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

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註）

（一）樂府詩集 書名，宋郭茂倩編，凡一百卷。總括歷代樂府詩詞，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分爲十二類，網羅賅博。其解題叙述源流，尤爲詳備。言樂府當以是集爲要籍。

（二）旅 不由人力播種，偶有種子遺留，卽自然萌生曰旅。

## 新豐折臂翁

白居易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鬢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

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惜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旂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遺水，椒花落時瘴烟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簸旂俱不堪，從茲始免往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遺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家上哭啾啾。」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黠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 母別子

樂府詩集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員。  
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患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  
嬾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住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註) (一)策 策書也。古命官授爵皆用策書爲符信。

(二)勅 音尺，同敕，詔命也。

(三)嬾婉 同燕婉，結婚也。詩：『燕婉之求。』

從軍行

王昌齡

一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闌萬里愁。

二

琵琶起舞喚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騎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 兵車行

杜甫

車轆轤，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sup>①</sup>，便至四西營田<sup>②</sup>。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sup>③</sup>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sup>④</sup>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sup>⑤</sup>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何從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sup>⑥</sup>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註）（一）防河 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爲邊害，令隴右道及諸軍圍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

諸軍圍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臨洮，方朔兵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罷。是時吐蕃侵擾河右，故曰防河也。

(二) 營田 唐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提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

(三) 武皇 唐人詩稱明皇，多曰武皇。如王昌齡：『白馬念鞍從武皇。』如韋應物：『少事武皇帝』等均是。

(四) 山東 元好問曰：『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也。』

(五) 今年冬 通鑑：『天寶九載十二月，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救城。』

(六) 青海 唐自饒鳳中，李敬玄與吐蕃戰敗於青海；開元中，王君奭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天寶中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始不敢窺青海。

# 饑民謠

王 壤

大淫雨，百草肥。五穀死，饑民悲。形容枯槁面目皤。不如富家狗與鷄，凶年猶得食糠粃。枵腹仰天天不知。父不顧子夫不顧妻。我欲捋取羊鬣，歸來療我饑民饑。

(註) (一) 粃 米碎曰粃。

(二) 枵 音露，虛也。饑曰枵腹。

(三) 捋 讀如勒，以指展取也。

## 苦旱行

張綱孫

田中無水騎馬過，苗葉半黃蟲咬破；五月不雨至六月，農夫仰天淚交墮。去年臘盡霜下雪，父老俱言水應大。何三伏無片雲？米價騰貴人飢餓。

大河之濤風揚沙，桔槔無用袖手坐；林木焦枯鳥開口；魴魚苦乾溝底臥；人人氣喘面皮黑，十個熱病死九個。

安得昊天降靈雨，童兒歡笑父老賀。高田低田薄有收，比里稍可完一課——不然官吏猛如虎，終朝鞭扑曠能那？

#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

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歡悅。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

及郡，詣太守<sup>②</sup>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sup>③</sup>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

後遂無問津者。

(選自陶淵明集)

(註)

(一) 太元 晉孝武帝年號；當公元三七六年至三九六年。

(二) 武陵 今湖南常德縣。

(三) 要 遮而留之也。

(四) 太守 秦本名郡守，漢始改名太守，宋以後則爲知府。

(五) 南陽 郡名，當今河南省舊南陽府 湖北省舊襄陽府境。

# 桃源行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山口潛行始隈隩<sup>①</sup>，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民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sup>②</sup>靜；日出雲中雞犬喧。

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闔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

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

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sup>③</sup>；

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遍

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選自王右丞集〕

〔註〕

(一) 隈隩 曲而深也。

(二) 櫛 疏櫛也。

(三) 衍 溢出常範也。



## 論雷峯塔的倒掉

魯迅

聽說，杭州西湖上的雷峯塔倒掉了，聽說而已，我沒有親見。但我却見過未倒的雷峯塔，破破爛爛的映掩於湖光山色之間，落山的太陽照着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峯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峯夕照」的真景我也見過，並不見佳，我以爲。

然而一切西湖勝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這雷峯塔。我的祖母會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塔底下。有一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頭，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于是就「水滿金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要有趣得多，大

約是出于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了。鉢盂埋在地裏，上面還造起一座鎮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峯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那時我惟一的希望，就在這雷峯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了，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後來我看看書，說杭州人又叫這塔作保叔塔，其實應該寫作「保俶塔」，是錢王的兒子造的。那麼，裏面當然沒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裏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現在，他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爲何如？

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鬻婦村氓，除了腦髓裏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爲白蛇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

和尚本應該只管自己念經。白蛇自迷許仙，許仙自娶妖怪，和別人有什麼相

干呢？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是攪非，大約是懷着嫉妬罷，——那簡直是一定的。

聽說，後來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靈，想要拿辦他了。他逃來逃去，終于逃在蟹壳裏避禍，不敢再出來，到現在還如此。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誹的非常多，獨于這一件却很滿意，因為「水滿金山」一案，的確應該由法海負責，他實在辦得不錯的。只可惜我那時沒有打聽這話的出處，或者不在義妖傳中，却是民間的傳說罷。

秋高稻熟時節，吳越間所多的是鱗蟹，煮到通紅之後，無論取那一隻，揭開背壳來，裏面就有膏，有膏，偷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鮮紅的子。光將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個圓錐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錐底切下，取出，翻轉，使裏面向外，只要不破，便變成一個羅漢模樣的東西，有頭臉，身子是坐着的，我們那裏的小孩子都稱他「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當初，白蛇娘娘壓在塔底下，法海禪師躲在蟹壳裏。現在却只有這位老禪師

獨自靜坐了，非到螻蟹斷種的那一天爲止出不來。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

活該！

〔選自墳〕

(註) (一) 義妖傳 坊本有前後二傳：前傳凡五十三回，後傳凡十六回。前傳不題撰者姓氏，後傳

題作花笑獨眠樓主校正。

(二) 錢王的兒子 指錢俶，字文德，杭州臨安人，爲鏐之孫，元璫之第九子。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據天下兵馬大元帥。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端拱元年（九八八）暴卒，年六十。

## 塞根先生的山羊

(法國都德著)

謝冠生譯

……塞根先生從養山羊以來，一向就不造化。而且總逃不出一個老調：就是咬斷了繩子，一溜煙跑到山上，送到狼的嘴巴裏。無論他們的主人翁，怎樣溫存他們；山上的狼，怎樣可怕；却絲毫不發生効力。這真可說是獨立不羈的山羊，能設澈底了解「解放」「自由」的真意義了！

勇敢的塞根先生，不會懂得他們的性質，所以免不了有些掃興，他說：

「如今好了，我和他們，總是沒有緣，而今而後，再也不想畜羊了。」

可是他的心肝，仍舊沒有冷。他雖然在相同的狀況裏。接連失了六頭山羊；不多幾時，重新買到一頭第七的。

講到這第七頭山羊的相貌，那真是美麗極了！他有兩隻慈祥的眼睛，幾根下級軍官模樣的鬚，四隻漆黑而有光輝的蹄子，一對斑文的角；還有那嫩茸茸的白

毛，覆在身上，好像披著一領白裘。至於他的性情呢，更加不必說，是很和氣，很馴良。幾時主人來撫弄他，或者來擠他的乳，他總是恭恭敬敬的，伏著伺候主人。做山羊的居然也有這般知趣，真可希罕呵！

塞根先生，鑒於前幾次的失敗，這一次，不消說是加倍的當心。他把他的宿舍，遷到自己屋子的隔壁，四周圍以籬笆，籬笆上面，再圍以野薔薇花。並且在草地中間，植了一根木樁，用許多的繩子，把他牢牢繫住。還要一歇弗停的跑去看他，問問他安不安。這裏的山羊，誰不說他是好福氣！

「如今好了！居然也會把我碰到一個有緣的。」

塞根先生心裏這樣想。

那知道，他所想的，仍舊不對。他那頭山羊，仍舊免不了要對他淘氣。

有一天，那山羊呆呆的望著一座山，自言自語道：「這些繩子，真是討厭，使我的項頸，摩擦得發痛。假使我能脫離這個東西，跑到那上面的石南科<sup>①</sup>草地上去打一個虎跳，何等快活！何等幸福！……一天到晚，伏在一個籬笆圈裏

吃草，這樣的待遇，爲那些驢子們牛兒們，固然是好的；至於做山羊的，實在不應該如此。我們也應該在世界上活動活動。」

從此以後，他對於籬笆圈裏的草，總覺得淡而無味。於是他的身體，就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他的乳，也一天稀似一天。他總是帶著繩子，昂著頭，朝著山的方向，出神的望，有時候也許放開鼻孔，發出一種悽慘的聲音：「咪……」

塞根先生未始不知道他的山羊，這幾天有點不舒服；可是他總沒有理會到他的病源。一天早晨，他照例跑去擠奶，那山羊忽然回轉頭來，操著方言，和他開談：

「我要對不起你了，塞根先生，請你讓我到山上去。」

「呵！天哪！想不到他也是老調。」

塞根先生用極詫異極失望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一面說，一面就蹲在草地上坐著。

「怎麼？白郎鵠，你要離開我！」

白郎鵠答道：

「正是，塞根先生。」

「可是這裏的草料委屈你不成？」

「惡！不是！塞根先生。」

「恐怕你的繩子繫得太緊，你可願意我把你放寬點？」

「這倒不妨，塞根先生。」

「那末，請你說，你究竟要什麼？你願意怎樣？」

「我願意到山上去，塞根先生。」

「但是，不幸得很，你沒有知道，那山上有狼……幾時他來了，請問你怎樣辦？」

「我有的是角，塞根先生。」

「你的角。但能够使狼看得發笑。……你知道，去年我們這裏，不是有一個老勒那嗎？他的身子，何等偉大，何等強壯，他那剽粗暴的神氣，好像一頭野



牛；但是他把那山上的狼，血戰一夜……到明朝，還是葬在狼的肚子裏。」

「可惜呵，勒那！但是這都不打緊，塞根先生，我祇要求你讓我到山上  
去。」

「這真氣數！難道我再放一頭山羊去餵狼嗎？……不，不……我一定要救你，雖然逆你的意思，你這個蠢東西！你也許會用老法子，咬你的繩子，如今我不客氣了，要把你永远關在一個牢裏。」

塞根先生講完了這話，就把他的山羊，牽到一處烏黑的牢裏，隨手把牢門緊緊閉住。唉，他竟忘記了一扇窗子，等他一轉背，那小東西就立刻不見了。……

這白羊兒跑到山上，登時覺得別有一個天地：那些老樅<sup>㊸</sup>樹，出奇的獻出他的美麗，那些栗子樹，垂着首伸下枝兒來撫摩他；那些金色的蝶形花<sup>㊹</sup>，沿着他所經的路程，預先開着花等候，並且盡量的發出香氣；總而言之，凡是山上的東西，無論是一草一木，沒有一個不是對了他竭誠歡迎，如同歡迎一位年輕的王

后。你想這個時候，我們的白郎鷓，是何等有福氣！

什麼繩子，什麼樁子，誰也不能拘束他。他願意跳舞，就跳舞；願意吃什麼草，就吃什麼草，……這雖然也叫做草，但是和那籬笆圈裏的，實在是大不相同，既然很長，很嫩，很適口，包含着很多的滋漿，而且還有整百整千的種類可以供他的選擇。

他肚子裏，吃得半飽，就臥倒在落葉和栗子堆裏，翻了一個身，……忽然之間。又掙了起來，攻着頭向前亂奔，忽然登峯，忽而下坂，忽而高，忽而低。纔不多游徧了全山。雖然有人要說，塞根先生，已經有過了六頭山羊，在這山上。但是他却一點不在意。

臨了，他還跳了一條浜。在這光景裏，他因為身上濺了些水泡，就跑到一塊高原上去曝日。他蹲在那高原上，向下一望，望見了塞根先生的屋子，和屋後的籬笆，他笑得幾乎落下淚來。他說：

「何等樣小，這個東西！我真不懂，我從前爲什麼有這樣大的本領，能够在

「這裏頭住？」

這是何等自命！這時候他自己揣度自己的身子，至少總有一個世界模樣大：

……

單單講一句：他度這一天的光陰，真是再暢快也沒有。

倏忽之間，來了幾陣涼風，回頭望那座山，漸漸裏變了紫色，……夜了！那小羊兒眼看這個光景，著實吃了一驚，他嚷道：

「這樣快！」

再往下看那山腳的村落，好像沈沒在濃霧裏，那塞根先生的籬笆，早就不見了，只剩出他屋子上的幾片瓦，和一些隱約的炊煙。停了一會兒，那山下忽然響著一個鈴兒，是牧童用來召集牛羊的，他聽了這道聲音，使他全部的靈魂，都起了不安。……一忽兒，又來了一頭歸巢的老鷹，張着翅子，在他身上掠過，因此使他聯想起那狼的問題，登時打了一個寒噤！同時又有一個喇叭的聲音，從山下送到山上，這是多情的塞根先生，最後一次的招呼……白郎鵠一面在山上，聽那

「呼！呼」的聲音，疑心是狼叫；一面又在山下的喇叭筒裏，聽那「歸來！歸來！」的呼聲；弄得他心旌搖搖不定。其實他也著實想回去，不過追憶起那些樁子繩子和籬笆們，好像還有點宿怨，所以轉面一忖，又起了猶豫。

那個喇叭不響了。

白郎鵠忽然在他的背後，聽得一陣落葉的聲音，回頭一看，正對着一隻黑溜溜的眼睛……不好了，狼來了！

這位狼大哥，很氣概，很鎮靜的樣兒，端坐在那山羊的後背；喉嚨裏不住的嚦涎，兩隻眼睛，巴巴的向前望。他計算得很精明，這塊羊肉，總飛不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一點用不着急。那白郎鵠回轉頭去，他就向他猶笑了一笑：

「哈！哈！你這個塞根先生的小羊兒！」

他說完了這句話，就把他那個大而且紅的舌頭，拖出在嘴唇邊沿。

白郎鵠這一嚇非同小可，險些兒嚇得不省人事。停了一會，他忽然又記起那老勒那血戰到明天的歷史；他自己想，還不如馬上任他吃了，倒覺得乾淨，……

再想想，又似乎不妥，於是就決定和他宣戰：俯下了頭，豎起了角，一直的往前衝，表明他是怎樣勇敢的一個塞根先生的山羊！……他並不是要立志去殺狼，——他知道山羊是向來不殺狼的，——他所要的，祇是和那老勒那較一個高低。

何等勇武！我們這位可敬的山羊。在下並不說謊：他曾經六次攻退那狼大哥，使他不得不退出戰線，去換一口氣。逞這當兒，他自己却回頭去咬那些親愛的草，含着一個滿嘴，又回頭來迎敵。這一夜的星光出落得分外燦爛，他一面用心打仗，一面還時時留心看那天上的顏色，他說：

「你看不到天明，我總不罷休！」

他們倆一個使角，一個使牙齒，兩下裏一上一下，足足的交了幾百個回合。看那東方的角子上，已經隱約露出些灰白的亮光；還有那啞嗓的雄雞，也遠遠地在那裏叫。

「好了！」

那可憐的羊兒，知道他最後的時辰到了。他喊了這句話，立刻和着他的一件

白裘，倒在地上；這白裘上面，還染了許多鮮紅的血……

於是那狼大哥就老實不客氣，跳到他的身上，把他吃了。……

〔選自近代法國小說集〕

(註) (一) 塞根先生的山羊 磨坊文札的第四篇，原名 *La Chevre de M. Seguin*，另有成紹宗譯人

權的譯文。本篇開始四節及最後四節爲謝先生刪去，且以意譯爲多。

(二) 造化 創造化育之謂。此地作幸選解。

(三) 石南科 植物學名詞。此科植物皆灌木，其特徵爲葉無托葉，花冠有漏斗形，鐘形，壺形等。

(四) 縱 木名，幹高數丈，葉扁作鍼狀，其材供建築及器物等用。

(五) 蝶形花 豆類之花也。

(六) 心旌 心不定，如旌旗搖曳也。

流

星

德國力器德 (P. F. Richter) 原著

劉復譯

一夕，人靜矣，紐約某小屋中，乃有一老者倚窗外眺，舉其沈默悲慘之眼仰視蔚藍之天。見滿天星斗，色澤皎潔，自東徂西，運行無阻，有如碧波縹渺之湖中，綴以白色之水百合花。老者復俛視大地，地故僻野，荒塚纍纍，因思「彼塚中之朽骨悉爲過去之人，當其未過去時，爲善爲惡各自不同，今則不問善惡，悉閉錮於此天然界之土獄中。我命殊蹇，獨立無援。然以吾視彼，彼殊不如我；蓋吾雖無援，猶不若彼之甚也。特恐數年而後，吾亦不免步彼後塵，或且反不如彼耳！」思之慨然。

老者年事可六十。此六十年中所言，所事，不問巨細，可以「罪惡」二字括之。今年老矣，心身交困，靜思往事，不堪回首；嘆息而外無聲音，飲泣而外無動作。人謂老而貧病交迫，乃一生之大不幸。不知貧病僅肉體之痛苦耳，使有精

神上之痛苦在，其不幸且萬倍。

老者當成童之際，其父曾緊握其手以最誠至摯之聲告之曰：「兒乎，世事浩如煙海；然簡言之，兩途而已。循其一以行，可抵樂土。土美，泉甘，風和，日暖，稻花香中雜以鳥語嚶嚶，如天使之清歌。其一則爲深香，不測之幽洞，草木不生，流毒汁以爲水，藏毒蛇以噬人。茲一途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吾兒善自擇之可耳。」

至是，老者仰天長嘆曰：「噫，少年之時光乎，再來！再來！噫！父乎！父乎！當父以兩途之說語我也，我實處於兩途之歧點。今則深墜於幽洞之極底，雖欲返至歧點而另入善途，不可得矣。嗚呼！此歧點者，入世之總門也。以吾父在天之靈，其能挈我出此不測之幽洞，而復導我至門畔耶？噫，噫，少年！噫，噫，吾父！」

時萬籟都寂，時乎不來，阿父亦渺。

老者復仰視天空，見一輪皓月，運行如矢，喟然嘆曰：「一生幾見月當頭！」



此運行如矢之皓月，卽余少年時代所毀滅之光陰也。」旋見一流星，光芒奪目，乃不剎那<sup>①</sup>已竄入碧空深處，不可復覩。則曰，「嗟夫，此流星者，其爲余一生之寫照耶！憶少年之時，伴侶至多。彼等咸能以道德自範，以勤勞自勵。迄今同一紐約也，彼等安然處之；同一風燭<sup>②</sup>殘年也，彼等怡然度之。將來同一脫離人界也，彼等歡笑赴之。我則何如！」

已而禮拜寺之洪鐘鏘然高鳴，聲入耳。老者曰：「此鐘聲者，殆所以喚醒余一生已死之靈魂，而促余回思往事者耶？嗚呼，往事茫茫，不堪回首！憶及兒時，父母愛我，以我爲可兒也；師長教我，以我爲可兒也；牧師爲我祝福，以我爲可兒也。嗚呼，嗚呼，可兒安在哉！嗚呼，蒼蒼者天也，我父之靈魂實處其上。今我自問，自頂至踵，幾無分寸之肌膚不有罪惡包裹之。我又何敢以罪惡之眼仰視彼蒼，以撻吾父之怒，而貽吾父以大戚耶！」

時月光黯淡，老者淚簌簌沿頰下，下止於灰色之鬚端，瑩然若枯草中之露珠。

「時乎，時乎，少年之時乎，再來！再來！」此老者唯一之嘆聲也。乃未幾而少年之時光果再來矣。蓋前文所述，都非事實，乃一夢耳。此夢中之老者春秋正富，是日，其父以兩途之說見勸<sup>④</sup>，及夜，遂有此悲慘之惡夢。然亦幸而有此，否則少年之時光一去不來，徒呼負負無益也。

(註) (一) 徂 往也。

(二) 俛 同俯。

(三) 杳 天上聲，深廣貌。

(四) 剎那 梵語，謂極短之時也。大藏法教：「一念中有九十剎那。」

(五) 風燭 燭在風中易滅，喻人生之可危也。古樂府：「百年未幾時，奄若風中燭。」唐信賦：「一朝風燭，萬古埃塵。」

(六) 勸 音蓄，勉也。

# 十五娘

沈玄廬

(一)

菜子黃，

百花香，

軟軟的春風，吹得鋤頭枝癢，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塊塊翻過來晒太陽，

不問晴和雨，

箬帽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閒得兩隻手沒處放！

(二)

『看了幾分蠶，

十五娘

娘

(第二〇號)

一

除了幾担桑。

我只顧得自己個人忙。

有的是田，地，和山，蕩。

他都要忙，也哪里許他忙？

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

昨天聽人說：「哪里的地方招墾荒。」

(三)

五十高興極了，

三脚兩步，慌慌張張：

『喂，十五娘，

我們底人家做成了；

我要張羅著出門去，你替我相幫！』

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橫衝直撞。

(四)

一夜沒睡，

補綴了些破衣裳，

一針一歡喜，

一線一悲傷，

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

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

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五)

此刻都不會哭，

怎麼佢倆底眼泡皮都像胡桃樣。

一張破席捲了半牀舊被胎，

跳上埠船，像煞沒介事兒一樣。

他抬起頭來，伊便低下頭去，

像是全世界的固結性形成佢倆的狀況。

他恨不得說一聲『不去，』

船兒已過村梢頭，只聽見船頭水響。

(六)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

伊接到信却一字不識，

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

『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

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麼？』

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

『你要給我銅版一雙，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信該到了？』

繭該摘了？

桑葉債該還了？

伊該不哭了？』

四周圍異地風光，

包圍著他一個人底凝想。——

就是要不想，也只是想這個『不想。』

(八)

月光照著紡車響，

門前河水微風漾，

一縷情絲依著棉紗不斷的紡。

鄰家嫂嫂太多情，

十 五

娘

(第二〇號)

五

說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做何妨。』

伊便停住了搖車，但是這從來不斷過的情絲，

一直牽伊到枕上，夢中，還是烏烏接著紡。

不過從接信後的十五娘，

只是勤奮，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九)

本來兩想合一想，

料不到勇猛的五十一朝陷落在環境底鐵蒺藜<sup>◎</sup>上。

工作乏了他也——不是，

瘟疫染了他也——不是，

掘地底機器，居然也妒嫉他來，

把勇猛的五十榨成了肉醬，



無意識的工作中正在凝想底人兒，這樣收場。

但只是粉碎了他底身軀，倒完成了他和伊相合的一個愛底想。

(十)

纔了蠶桑，

賣掉了繭夾紡紗織布做衣裳，

一件又一件，單的夾的棉，

堆滿了一床，壓滿了一箱，

伊單估著堆頭也覺得心花放。

『五十啊！』

你再遲回來幾年，每天得試新衣裳，

爲什麼從那一回後再不見郵差問「十五娘？」』

(十一)

明月照著凍河水，尖風刺著小屋霜，

滿抱著希望的獨眠人睡在合歡牀上，

有時笑醒，有時哭醒，有經驗的夢也不問來的地方。

破瓦稜<sup>㊟</sup>裏透進一路月光。

照著伊那甜蜜蜜的夢，同時也照著一片膏腴墾殖場。

(註) (一) 鐵蒺藜 軍用之具，以鐵爲三角物，有尖刺如蒺藜，以繩連貫成串，佈於敵來要路，使

人馬不得馳騁，古亦謂之渠答。

(二) 稜 指瓦角也。

# 冤家續譜

數岔(罵鷄)

王奶奶住在街西。呀呀嘯！只因昨日晚晌沒了一羣鷄，各道處去找去影兒稀。勒上條手帕，繫上條裙子，沒奈之何哀告鄰居。哈！偷鷄人兒你是聽知：我養活鷄兒不是甚麼容易，積鏹<sup>◎</sup>錢鈔去買好鷄，趕集上店各道處找去，抱在家裏；解開繩子，撒上把子高粱，任憑他們嘍<sup>◎</sup>吃。公鷄打鳴，還有些油鷄。母鷄下蛋，還會躡雞。我的鷄兒都是有名的：紅邊雞，大鬪雞，蘆花雞，還有鳳頭雞。白毛黑爪是個烏雞，紅冠子，白身子，兩隻短腿是廣東雞。從不野性，只在家裏，鬧鬧烘烘一院子。只因一會不在家裏，怎麼<sup>◎</sup>了個空都<sup>◎</sup>偷了去，只剩下半死不活的一隻草雞。

前腔(同雞)

冤家續譜

(第二一號)

一

罵雞聽知：呀呀喲！你的雞兒在這裏不必着急。你那隻雞兒飛在我院裏，魚缸打破，水灑了一地，活跳跳的金魚兒吃在膝兒裏。纔待要趕他，到飛在屋裏。蹺倒了花瓶，砸碎了磁器。小孫孫坑上正吃着東西，吃了塊黏糕，卡在心裏。砸了我傢伙你與我買，卡着我的孫孫請太醫。砸了我的傢伙值多少，唬着我的小孫孫難難。調治。蹄子！難道說我小孫孫敵不過你遭害人的一隻草雞！

(註) (一) 鎔 字典無此字，疑音響，聚也。

(二) 噉 與噉音義並通。

(三) 𦍋 疑作尋解。

(四) 都都 疊唱。

(五) 膝 與膝同，喉受食處也。

(六) 難難 疊唱。

# 伊和他

葉紹鈞

溫和慈愛的燈光，照在伊豐滿渾圓的臉上；伊的靈活有光的眼，直注在小孩——伊右手圍住他的小腿，左手手指撫摩他柔軟的短髮，——的全身，自頂至踵，無不周遍，伊的心神滲透了他全身了。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膚，嫩藕似的臂腕，肥美鮮紅的雙頰，澄清晶瑩的眼睛，微低的鼻，小小的口，他剛才滿兩歲。伊抱他在懷裏，伊就抱住了全世界，認識了全生命了。

伊經他撫摩頭髮，回頭看着伊，他臉上呈顯出來的意象，彷彿一朵將開的花。他就回轉身來跪在伊懷裏，舉起兩隻小手捧着伊豐滿的面龐，還將自己的面龐湊上去偎貼着，叫道，「媽！」小手不住的在伊臉上輕輕的摩着，拍着。這是何等的愛，何等的自然，何等的無思慮，何等的妙美難言！

鐘擺的聲音格外清脆，發出一種均勻的調子，給人家一個記號，指示那生命

經歷「真時」<sup>●</sup>，不絕的在那裏變化長進。伊和他正是這個記號所要指示的，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愛，他們愛的生命，正在那裏綿延的迅速的進化哩。

他的小眼睛忽然被桌上一個鎮紙的玻璃球吸住了，他的面龐便離開了伊的，重又回轉身去，取球在手裏。「紅的……花！白的……花！」他指着球裏嵌着的花紋，相着伊又相着花紋，全神灌注的，十分喜悅的告訴伊。他的小靈魂真個開了花了！

「你喜歡這花呀。」伊很真誠的吻他的肩，緊緊的依貼着不動。

他將球旋轉着；他小眼睛裏的花，刻刻有個新的姿態；他的小口開了，嘻嘻的笑個不住。伊仍舊伏着他，仍舊不動。

「天上……紅的……雲；白的……雲；紅的……星，白的……星！」他說着，一臂直伸，指着窗前，身體望側傾斜，「媽！那邊去。」伊就站了起來，抱他到窗前。一天的月光正和大地接吻；溫和到極點，慈愛到極點，不可言說。

「天上有亮麼？」伊發出柔和綿美的聲音問。

「那邊，亮！一個……星！兩個……星！四個星！六個星！十一個星！兩個星！……」

一隻戀月的小鳥展開雙翅在空碧的海裏浮着。離開月兒遠了，又折轉來浮近去，充量呼吸那大自然的恩惠。

那小鳥又印入了他澄清晶瑩的小眼睛裏了。他格外的興奮，舉起他握球的小手，「一個……蜻蜓！……來！……捉他！」就將球擲去。那球拋起不到五寸就下墜，打着在伊右眼的上角，從伊的臂上滾到地上。

伊受了劇烈的痛了，有幾秒鐘功夫，伊全不感覺什麼。後來才感痛，不可忍的痛！伊的眼睛張不開了，但能見無量數的金星在前面飛舞，眼淚汨汨<sup>①</sup>的湧出來，兩頰都濕了；伊的面龐伏在他小胸口，仰不起來。

這個時候，他臉面的肌肉都緊張起來；轉動靈活的小眼睛竟呆了，端着伊，表顯一種恐懼，懊悔，乞恕的神情，——因為他聽見玻璃球着額發出的沈重

的聲音——彷彿他震盪的小靈魂在那裏說道：「這怎樣！沒有這回事罷！」

伊痛得不堪，淚珠伴着痛滴個不休；面龐還是伏在他的小胸口，他慢慢的將小手扳起伊的面龐。伊雖仍舊是痛，却不忍不隨着小手的力仰起來。

伊的面龐變了：左眼的上角高起了一大塊，紅而近紫，眼淚滿面，照着月光有反射的光。伊究竟忍不住這個痛，不知不覺舉起左手按那高起的一塊。

他看了，上下脣緊闔併爲一線，向兩邊延長。動了幾動，終於忍不住，大張他的小口，啞的哭了出來。紅蘋菓似的兩頰，被他澄清晶瑩的泉源裏的水洗得通溼。

伊趕忙吻他的額，臉上現出美麗的，感動的，心底的笑，和月一樣的笑。這時候伊的感覺一定在痛以上了……。

〔選自隔膜〕

(註) (一) 莫時 出於柏格森的創化論。

(二) 汨汨 音骨骨，波浪聲也。



笑

冰心

雨聲漸漸的住了，窗帘<sup>①</sup>後隱隱的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雲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着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的動着。真沒想到苦雨孤燈之後，會有這麼一幅清美的圖畫！

憑窗站了一會兒，微微的覺得涼意侵人，轉過身來。忽然眼花繚亂，屋子裏的別的東西都隱在光雲裏；一片幽輝只浸着牆上畫中的安琪兒<sup>②</sup>。這白衣的安琪兒抱着花兒，揚着翅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彷彿在那兒看見過似的，什麼時候我會……！」我不知不覺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

嚴閉的心幕慢慢的拉開了，湧出五年前的一個印象。——一條很長的古道。驢脚下的泥兀<sup>③</sup>自滑滑的。田溝裏的水潺潺<sup>④</sup>的流着。近村的綠樹都籠在溼烟

笑

(第二三號)

一

裏。弓兒似的新月掛在樹梢。一邊走着，似乎道旁有一個孩子，抱着一堆燦白的東西。驢兒過去了，無意中回頭一看，他抱着花兒，赤着腳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笑容又彷彿是那兒看見過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現出一重心幕來，也慢慢的拉開了，湧出十年前的一個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來。土階邊的水泡兒泛來泛去的亂轉，門前的麥隴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黃嫩綠的，非常鮮麗。一會兒，好容易雨晴了，連忙走下坡兒去。迎頭看見月兒從海面上來了，猛然記得有件東西忘下了，站住了，回過頭來。這茅屋裏的老婦人倚着門兒，抱着花兒，向着我微微的笑。

這同樣微妙的神情好似游絲一般，飄飄漾漾的合了攏來，縉<sup>㉔</sup>在一起。

這時心下光明澄<sup>㉕</sup>靜，如登仙界，如歸故鄉。眼前浮現的三個笑容，一時融化在愛的調和裏，看不分明了。

(一) 帘 酒家幟也，此處作窗之布簾解。

(二) 安琪兒 乃 Angel 之譯音，生翅之天使也。

(三) 兀 音喔，語助詞，不動貌，仍舊也。

(四) 潺湲 水流貌。

(五) 綰 勿緊也。

(六) 澄 音懲，水靜而清也。

## 微笑

沁

- 一，南風吹了，將春的「微笑」從水國裏帶來了。——二一
- 二，自然的「微笑」裏，融化了人類的怨嘆。——四九
- 三，乘客呼喚着說：『舵工，小心霧裏的暗礁罷。』  
舵工寧靜的「微笑」說：『我知道那當行的水路，這就夠了。』——五九
- 四，海洋將心情深深的分斷了——十字架下的嬰兒呵！  
隔着清波只能有泛泛的「微笑」麼？——二八
- 五，沈默着罷，在這無窮的世界上，  
弱小的我，原只當「微笑」，不應放言。——三七

〔選自春水〕

# 我的新生活觀

蔡元培

什麼叫舊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麼叫新生活？是豐富的，是進步的。

舊生活的人，是一部份不工作又不求學的，終日把吃、着、嫖、賭作消遣。物質上一點也沒有生產，精神上也一點沒有長進。又一部份是整日作苦工，沒有機會求學。身體上疲乏得了不得，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過且過。豈不全是枯燥的嗎？不工作的人，體力是逐漸衰退了；不求學的人，心力又逐漸萎靡了；一代傳一代，更衰退，更萎靡。豈不全是退化的嗎？

新生活是每一個人每日有一定的工作，又有一定的時候求學。所以製品增加。這還不是豐富的嗎？工是愈練愈熟的，熟了出產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來。學是有一部份講現在工作的道理，懂了這個道理，工

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份講別種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種道理，又可以改良別種的工；從簡單的工改到複雜的工；從容易的工改到繁難的工；從出產較少的工改到出產較多的工；而且有一種學問雖然與工作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學了以後，眼光一日一日的遠大起來，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來，生活上無形中增進許多幸福。這還不是進步的嗎？

要是有一個人肯日日工作，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人；有一個團體裏面的人都是日日工作，日日求學，便是一個新生活的團體；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工作，日日求學，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 一種青年生活觀

王衍康

歐根是現代哲人中之最提倡積極精神者，他的哲學，就是積極哲學，教人不要瞻顧已往，也不必過慮將來，要注重現在。要把我們全部的努力，放在現在這一分鐘，這一秒鐘，這一剎那。印度哲人泰戈爾，也是一個贊美「現在」，尊重「現在」的人。但他們卻又和盧騷的「及時行樂」的主張不同。盧騷重「享受現在」，而他們則注重在「爲現在而創造」，同時得到他人和自己所創造的勞績。」

青年的思想未成熟，人格未鞏固，人生觀也是飄搖不定的，很容易發生預想回想而忽略現在，於是許多人學佛念經，有許多人竟至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而自殺。批評他們的人，都說他們太消極了！其實他們何嘗是澈底的消極呢？我以為消極到了極點，就是積極。只是不澈底的人最是可憐！佛法何嘗消極？菩薩的

真諦是「自覺覺他」，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普渡衆生」，這難道是消極嗎？消極的逃禪，亦祇見其不澈底而已，有一種自殺的人是因為他有積極的願望而不能達，所以消極。其動機之起，起於積極；目的所在，也在於積極。若但以逃死爲得一歸宿，這仍是不澈底的表现，非真正的消極。杜威夫人說得好，「我不自殺。如必要自殺，我當先做一件痛快的事或先殺一個該殺的人然後自殺。」這是何等的精神！所以真能於佛法有所得的人，真能自殺的人，真有一「大智慧」的人，決不消極，也決非消極。所以我說消極到了極點，就是積極！

人的最大欲望，照叔本華說，是「求生意志」(Will to live)。叔氏所提倡的哲學，雖是厭世哲學，而其實反爲積極哲學做一個極好的詮釋。因爲求生既是人類和一切生物的本性，當然我們只應走一條路，——積極的生活。若是「否定一切價值」，則爲拂逆人之本性！性是自然的，必然的，無論如何拂逆壓制，終歸失敗！

積極的生活，我以爲至少有下列四種趨向：



## 甲 生活之藝術化

青年的個性，真是千差萬異。我常常觀察我的朋友和我的學生，於數百人之中，積數年之久，得了一種經驗，覺得只有四種人是最愉快；（一）藝術家，（二）體育家，（三）思想豐富的，（四）長於社交的。這四種人，如果他們動機都是善良的，習慣都是合理的，人格都是高尚的，我以為便是最好的青年了。現在且先說如何使我們生活藝術化起來。

一、衣食住日常生活之「藝術化」——提到「藝術」二字，恐怕就有人聯想到如何漂亮，如何堂皇美麗。這是大錯了！真正的藝術，決不是高貴而費錢的。他是平民的，人人皆可做的。衣食住日常生活之藝術，就是平民的藝術，苦力和黃包車夫，倘若他們願意，一定能辦得到。比方我們走到一間苦力住的小草屋裏去，用極誠懇真摯的話勸導他們，指導他們，如何注意清潔衛生，如何佈置他們自己的房子。一次不發生效力，再繼續到三次五次八次十次。一人的力量不夠，再聯合許多同志去運動。勸告不行，把家搬到貧民窟裏去住。（這種運動，在

歐美已有人在那裏提倡了。〕幾年之後，他們能覓看見許多整潔雅致矮小的草房子，裏邊住的是樸質清潔和藹的勞動者和他們天真爛漫的小孩子，這還不是「樂園」——「理想國」嗎？

現在的藝術，極力趨向於平民方面，注重整潔樸質而有創造性。我們所必需的衣食住，都要含着藝術的意味。所謂日常生活的藝術（art of every day life）是也。要培養這種藝術風氣，當自學校始。要希望一個學校裏有這種藝術的風氣，又須有下舉幾個必要的條件：

- (1) 適當的藝術教育制度，
- (2) 具有藝術態度和習慣的教師，
- (3) 鼓吹生活藝術化的空氣。

例如（一）定全校藝術教育計劃，（二）組織校景佈置委員會，（三）學生齋舍整潔成績比較競爭，（四）提倡樸衣素食，（五）提倡身體清潔，（六）種植園藝，（七）組織音樂隊，（八）組織寫生隊，（九）舉行藝術展覽會……

二、思想態度行爲之「藝術化」 要想青年們成爲藝術化的青年，固然先要使他們的生活，環境，弄得很美麗；而同時也要注意思想，態度，行爲上的改變。思想、態度，是人之一身言動行爲的主腦，一切號令之所從出。所以第一步我們要想把青年的思想，充分的藝術化起來。粗魯、驕傲、不知禮貌、不諳世故人情，都不合乎藝術的精神。合乎藝術精神的思想，是明晰正確的；合乎藝術精神的態度，是謙恭和藹從容不迫的；合乎藝術精神的行爲，是有意義的，利他且自利的。學校裏要想達到這個目的，也有幾種辦法：

- (1) 設立美學或其他關於藝術理論和技能的學程，
- (2) 圖書館購備美學書籍，
- (3) 提倡中正和平的校風，
- (4) 鼓勵學生對於藝術創造的興趣，
- (5) 培養正當的好尚和對於自然藝術之欣賞。

## 乙 生活之健康化

身體不健康是現在青年所同具的病症，少運動，過度工作，或自己戕賊，是不能健康的幾種大原因。照現在的情形看，教育的結果，不但不能增進人的健康，反把許多先天很好的青年，弄到衰弱不堪的地步。農家子弟，工人之子，乃至引車賣漿販夫走卒之兒，並沒有受正式的學校教育，而他們的體格，倒非常健康。但是學校的學生，普遍的算起來，在學校裏數年之久，畢業出去，有許多人身體反不如初入校的時候。學校裏有早操，有普通操，有國技，有兵操，官廳裏「三令五申」<sup>①</sup>，學校也提倡不遺餘力，爲什麼還是這樣的結果？

大凡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徒好虛名，要切切實實勤懇懇的去做，纔能見功效。個人的成功，不外乎這個秘訣；一個團體的成功，也不外乎這個秘訣。中國學校裏體育一科，在從前一般老先生看起來，不過是「應酬場面」「官樣文章」而已。一般人的腦筋，稱音樂、手工、圖畫、體操四科爲隨意科。於是教員隨意教，學生也隨意學。近年以來，雖然有許多教育家極力鼓吹提倡，許多學校

設法厲行；但是積弊已非一日，如何能立刻把這種頹風挽救過來呢？

難道沒有法子挽救麼？曰：『有！只要我們肯努力，一定可以見功效！』我以爲：

一、領袖以身作則率先提倡 學校中的職員，家庭中的父母，行政官廳的長官，商店裏主人和管事先生，工廠裏廠主，……一切機關的領袖，把運動當作最重要，生活中不可一日離的事體，自己領着頭去運動，天天去運動。那麼好運動的國風，就自然而然的養成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先要從養成領袖入手。這就可以知道教育的重要了！

再把範圍縮小一點說：就單就學校而論，也應該由教職員以身作則，率先提倡。要曉得學生之所以輕視體育，是把體育當作是學生的單獨義務，而不是做人的普遍任務，以爲學校裏設這樣課程，是專爲學生的。學生對於功課，但求其能及格。體育教員，寬者居多，不及格的很少。既然沒有不及格的危險，那就是隨隨便便也沒有什麼不可。因爲學生抱着這種觀念，當然對於體育不會有興味了！

所以我們非得從學生心理上矯正不可。如果學生看見教職員也天天一同在那兒早操，在一起運動，於是乎不知不覺中，他們知道運動是人生所必需的，不是專責學生一方面的的工作，那自然而然的興勃勃了！教會學校裏，運動成績常比中國人所辦學校來得好。這就因為西洋人有運動的習慣，個個人都能運動，學生習見之，仿效之，久之，這種風氣便養成功了！

二、學校嚴格規定體育成績標準 無論大學校中學校小學校，都要規定一個體育標準。但須（一）根據學生年齡發達之程序；（二）檢查學生體格，考察其有無特徵，加以適當之處理；（三）按學生身體上發育情形，而令其作相當的運動。標準規定後，須定期舉行嚴格的試驗，不及格的不能升班，不能畢業，這種辦法，是普遍的，強迫的，不准一個人有例外。

三、每天固定運動 學生無論在校或離校以後，每天都要做幾種固定的運動。例如早操和晚操（起身後和就寢前），球戲等等，最好每天把牠當作吃飯睡覺一樣的重要，天天做，年年做，終身做！

四、星期日的郊外活動 星期日這天，本來是給人休息的。但是實際上許多人沒有把這一天好好的利用。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在這一天，極用功的人仍舊埋頭讀書，次用功的出去看看朋友，或寫寫信，下下棋，看看小說；不用功的人也許在這一天做很不道德的事。其實都將這一天白費了！最好在這一天和幾個極相知的朋友，步行或騎馬或乘自行車到郊外去。打獵也好，寫生也好，隨便玩玩說說笑笑也好。個個星期如此，即大雨大雪也可以作雨游雪游呢！

### 丙 生活之理想化

理想是導人的明燈，提高人格的原動力。人的生活，倘使沒有一種高尚的理想，做牠的引導，那麼生活是盲目的，沒有意義的。有許多文學家很羨慕鄉村生活，讚美他們能享受自然幸福；還有許多人羨慕小孩子，讚美他們天真爛漫。但是小孩子和鄉下人本身，也並不覺得有什麼真正快樂。這固然因為快樂從比較而生，他們經驗少，沒有比較的原故，而最大的原因，則在他們缺乏一種「愛慕自然」的理想。倘使我們果真有機會，能到山水優美的鄉村去做一個農民，或能

把我們變成一個小孩子，我們的快樂，一定比農民和小孩子自身要增加許多。我覺得一個人無論從事於什麼職業，他總得要有一種超乎職業的理想，青年的學生尤其需要這種超實利的理想。如沒有這種理想，那麼生活是為穿衣吃飯睡覺而生活，是為做苦工而生活，那就容易流於消極一途了！

超乎實利的理想，細分起來，可有二種：

(1) 審美的理想

(2) 倫理的理想

審美的理想包括美術創造和享受，如欣賞廬山煙雨勝境，那時候只知沈默的享受，這種愉快，只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當詩人寫一篇極得意或極失意作品的時候，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和傷感。——這都是有審美理想的人的心境。這是出於一種「烟斯批里純」<sup>①</sup>，純潔而具有真性情的人，纔有這種天真表露！

有人說，情感與理想判然二物，不可拿來相混。我以為不然！人的心理作



用，本是渾然一個大單元，從前舊派心理學家把牠分爲什麼知情意三個原素，未免太機械了！情感與理想，可以說是兩種名詞，兩種心的作用，然究其實在，理想我們沒有看見過，情感我們沒有看見過。我們但見其用，而不能見其體。牠們的體，同是無聲無臭，不可見不可聞的；而牠們的「用」，則有相互交感的關係。

倫理的理想是：（一）怎樣做一個好學生？（二）怎樣做一個良好家庭的分子？（三）怎樣做一個好公民好國民？對於個人，應有幾種理想：（一）我和社會有什麼關係？在社會上佔什麼一種地位？（二）現在社會的組織怎樣？有些什麼缺點？（三）怎樣替社會服務？現在的倫理標準，和從前不同了。從前是偏於個人的，消極的，只要安分守己，不做壞事，便算好人；現在的道德，是社會的，積極的，不但不能做壞事，還要積極的做好事！

一個人能有以上這兩種理想——審美的和倫理的——從理想裏生出一種濃厚的感情來，他的人生觀，就根據超越的理想和真摯的感情而定；他的生活，也是

合乎理性發於至情的。——這個人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理想的青年」！

#### 丁 生活之社會化

中國國民，向來有種劣根性，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小人」專以損人利己爲事，就是「君子」，也有許多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所以壞人愈過愈壞，好人也愈過愈不敢出頭，以致釀成今日這樣的政局，這樣的社會！

現在的思想本位，是趨向於社會方面的。並且現在的生活中之社會的關係（*Social Relations*），也比從前來得複雜的多了！若是只憑着一個人的聰明才力，而不借助於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不會成功的。所以近來一般教育家，極力提倡社會化。現在一般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對於課外的社會活動，踴躍從事的固也不少，但是大多數人，還很少這種興趣。例如學生自治會，學生聯合會，實際參與計劃和執行的人，不過是少數幾個領袖分子，其餘學生袖手旁觀不負責任的，居多數。有許多用功的學生，都不願從事公共服務，以爲這是不必要

的，無謂的，妨礙正課的。他們也不願運動，也不願多交朋友，以免時間的浪費。他們唯一之目的，只在書本，只在功課。我記得去年在重慶某中學校任訓育職務的時候，一天看見揭示處有一個學生出了一張啓事，原來是他拾到了一本書，招人認領的。內容大概說：『我剛才在某處拾到了一本幾何學，上面蓋了一個陳□□（是他在學校用的名字）的圖章，我不知道這位陳君在那一班，特出條招領。』後來我一查遺失物件的陳□□，是三年級的學生；這位出招領條子的，是二年級的學生。他們倆同是從一年級起就到學校來，並不是中途轉學的，相識只有一級，同學已有兩年，竟至不相識如路人！我從那次起，纔更加覺得中學校羣育之重要，於是趕緊提倡各種課外組織，如級會、園藝會、同學會、郊游隊、寫生隊等……在同樂會的時候，我們公舉那認識人最多的做主席，認識人次多的有相當獎勵。這樣一來，一校空氣，頓化爲煦和溫暖了！

近來很有人反對學生過分的社交，說有許多學生，簡直不做別事，只知交際。結果變成奢侈虛浮而無實學。過分的社交當然不好！但是若果我們要想防止

學生過分的社交，先就要指導學生正當的社交。因為大規模的社會生活，處處需要他人幫助，而且我們的思想、行爲、人格，受朋友的影響者特多。所以我們青年極應照孔子所說的「汎愛衆而親仁」<sup>①</sup>這條格言去做。

我常常和學生談到，我們做一個人，應該注意兩點：（一）不可無我，（二）不可有我。所謂「不可無我」者，是說我須有我的一種獨立精神，不可依賴他人；須有我的一種見解判斷，不可依人爲從違。所謂「不可有我」者，是說當我和人共事或交接的時候，不可逞我一己的意氣，不可固執「我見」！這便是生活之社會化。

以上四種，生活之藝術化、健康化、理想化、社會化都是青年精神中所不可少的。藝術化的人生觀，是和藹的、綠色的人生觀；健康化的人生觀，是生機勃發的、紅色的人生觀；（這與鉄血主義之稱爲紅色者有別）理想化的人生觀，是光明的、白色的人生觀；社會化的人生觀，是和平的、黃色的人生觀。失望的青年，意志頹唐的青年，他們的人生觀是灰色的。我們現在要在他們灰色的人生

觀之上，染上紅黃綠各種顏色，要經過化學作用，把灰色漂白出來！

(註) (一) 歐根 一譯樓鑾 (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德國現代哲學家，其哲學為精神

生活之哲學，攻讐唯物論者最為盡力。

(二) 太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1869—) 印度詩人兼哲學家。

(三) 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68—1860) 德國哲學家。

(四) 三令五申 謂再三誥誡也。史記孫武傳：『約束既布，乃設鈇鉞，三令五申之。』

(五) 烟斯批里純 胡適作『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意即感興也。

(六) 汎愛衆而親仁 見論語而第一。

歐根的積極哲學（日本新潮社同人原著）

過 耀 根

人不堪於現世之困厄罪惡，遂要求未來世之清淨安樂，此要求即信仰也。宗教之信仰，由於解脫之要求，由於現世之困厄罪惡。是以信仰之前提，必由于現世困厄罪惡之無可如何。願現世之困厄罪惡，決非無可如何者。設此等黑幕，得以吾人之力，化爲光明，則如何？徒否定現世，以圖解脫，何若改造現世之爲愈。信仰之失其動機，今其時矣。爲困厄罪惡所充滿之人生，將藉吾人之力而化爲光明矣。不汲汲于解脫，而以改造爲樂之日，今已至矣。人生者，決非墮落之境，亦非罪惡之淵，儲藏建築新生活之資料之寶庫也。開闢此寶庫之管鑰，即握于吾人之掌中，故吾得自開之，以造有價值，有意義之人生。此一信念，實爲近代生活之精神。

# 敬告青年

陳仲甫

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勗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硯，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

準斯以談吾國之社會，其隆盛耶？抑將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陳腐朽敗之分子，一聽其天然之淘汰，雅不願以如流之歲月與之說短道長，希冀其脫胎換骨也。予所欲涕泣陳詞者，惟屬望於新鮮活潑之青年，有以自覺而奮鬥耳。自

覺者何？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奮鬥者何？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視之若仇敵，若洪水猛獸，而不可與爲隣，而不爲其菌毒所傳染也。嗚呼！吾國之青年，其果能語於此乎！吾見夫青年其年齡，而老年其身體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齡或身體，而老年其腦神經者，十之九焉。華其髮，澤其容，直其腰，廣其膈<sup>①</sup>，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頭腦中所涉想，所懷抱，無一不與彼陳腐朽敗者爲一丘之貉<sup>②</sup>。其始也：未常不新鮮活潑，寢假而爲陳腐朽敗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寢假而畏陳腐朽敗分子勢力之龐大，瞻顧低回，不敢明目張胆作頑狠之抗鬥者，有之。充塞社會之空氣，無往而非陳腐朽敗焉；求些少之新鮮活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現象，於人身則必死，於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於自覺，勇於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決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爲新鮮活潑而適於今世之爭存，孰爲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於腦裏，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



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決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 一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隸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於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能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爲「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sup>①</sup>，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爲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豐碑高墓，奴隸之紀念物也；以其是非榮辱，聽命他人，不以自身爲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

格消滅無存，其一切善惡行爲，勢不能訴之自身意志，而課以功過，謂之奴隸，誰曰不宜！立德立功，首當辨此。

## 二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進則退，中國之恆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sup>⑥</sup>，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特以俗見拘牽，謂有二境。此法蘭西當代大哲柏格森<sup>⑦</sup>之創造進化論（*L'Evolution Creatrice*）<sup>⑧</sup>所以風靡一世也。以人事之進化言之，篤古不變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進之民方興未已，存亡之數，可以逆睹。矧在吾國，大夢未覺，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無一不相形見拙，而未可與當世爭衡。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訓，而不可謂誣，謬種流傳<sup>⑨</sup>，豈自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持較舊種之所爲，以並世之人而思想差遲，幾及千載。尊重廿四朝之歷史性，而不作改進之圖，則驅吾民於二十世紀之世界以外，納之奴隸牛馬黑暗溝中而已，復何說哉！於此而言保守，誠不知爲何項制度，文物，可以適用生存於今

世！吾甯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削滅也。嗚呼！巴比倫人往矣！其文明尙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世界進化，駸<sup>①</sup>未自己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境之爭存，而退歸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 三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當此惡流奔進之時，得一二自好之士，潔身引退，豈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請於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夫生存競爭，勢所不免。一息尙存，卽無守退安隱之餘地。排萬難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職。以善意解之，退隱爲高人出世之行；以惡意解之，退隱爲弱者不適競爭之現象。歐俗以橫厲無前爲上德，亞洲以閑逸恬淡爲美風，東西民族強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隱主義之根本缺點也。若夫吾國之俗，習爲委靡，苟取利祿者，不在論列之數，自好之士，希聲隱淪，食粟衣帛，無益於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實與游惰無擇也。人心穢濁，不以此輩而有所補救，而國民抗往之風，植產之習，於焉以斬。人之生也，應戰勝惡社

會，而不可爲惡社會所征服，應超出惡社會，進冒險苦鬥之兵，而不可逃遜惡社會，作退避安閑之想。嗚呼！歐羅巴鐵騎入汝室矣！將高臥白雲何處也！吾願青年之爲孔墨，而不願其爲巢由！吾願青年之爲托爾斯泰與達噶爾，不若其爲哥倫布與安重根！

#### 四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並吾國而存立於大地者，大小凡四十餘國，強半與吾有通商往來之誼；加之海陸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謂絕國，今視之若在戶庭，舉凡一國之經濟政治狀態有所變更，其影響率被於世界，不啻牽一髮而動全身也。立國於今之世，其興廢存亡，視其國之內政者半，影響於國外者恆亦半焉。以吾國近事證之：日本勃興，以促吾革命維新之局；歐洲戰起，日本乃有對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國於世界潮流之中，篤舊者固速其危亡，善變者反因以競進。吾國自通海以來，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償金，國力索矣；自樂觀者言之，倘無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猶在八股垂髮時代。居今日而言鎖國閉關之策，匪獨力所不

能，亦且勢所不利。萬邦并立，動輒相關，無論其國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視外情，自爲風氣。各國之制度文物形式，雖不必盡同，但不思驅其國於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趨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於此而執特別歷史國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猶有鎖國之精神，而無世界之智識。國民而無世界智識，其國將何以圖存於世界之中！語云：「閉戶造車，出門未必合轍，」今之造車者，不但閉戶，且欲以周禮考工之制，行之歐美康莊；其患將不止不合轍已也。

##### 五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自約翰彌爾實利主義唱道於英，孔特（Comte）之實驗哲學唱道於法，歐洲社會之制度，人心之思想，爲之一變；最近德意志科學大興，物質文明造乎其極，制度人心爲之再變；舉凡政治之所營，教育之所期，文學技術之所風尚，萬馬奔馳，無不齊集於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無裨於現實生活者，吐棄殆盡。當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F. Eucken）若法蘭西之柏格森，雖不以現時物質文明爲美備，咸揭蘊生活問題爲立言之的，生活神聖，

正以此次戰爭血染其鮮明之旗幟。歐人空想虛文之夢，勢將覺悟無遺。夫利用厚生，崇實際而薄虛玄，本吾國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會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漢兩代而來。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所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倘不改絃而更張之，則國力將莫由昭蘇，社會永無甯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誦孝經以退黃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於實用者，雖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若事之無利於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誑人之事雖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 六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想像者何？既超脫客觀之現象，復拋棄主觀之理性，憑空構造，有假定而無實證，不可以人間已有之智靈，明其理由，道其法則者也。在昔蒙昧之世，當今淺化之民，有想像而無科學。宗教美文，皆想像時代之產物。近代歐洲

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日日新月異，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行爲，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羞爲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士不知科學，故龔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惑世誣民；地氣風水之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龔陰陽家符瑞五行之說，惑世誣民；地氣風水之談，乞靈枯骨；農不知科學，故無擇種去蟲之術；工不知科學，故貨棄於地，戰鬥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於異國；商不知科學，故惟識罔取近利，未來之勝算無容心焉；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龔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sup>①</sup>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爲何物也。凡此無常識之思，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學。夫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較之想像武斷之所爲，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實地，不若幻想突飛者之終無寸進也。宇宙間之事理無窮，科學領土

內之膏腴待闢者正自廣闊，青年勉乎哉！

(註) (一) 新發於硯 語見莊子。硯，砥石也。

(二) 膈 音隔，胸膈也。今謂之橫膈膜，在胸部之下，腹部之上，哺乳動物以之分胸腹兩腔者。

(三) 一丘之貉 言同類無所差別也。漢書：『古與今，如一丘之貉。』

(四) 越俎 非其本職所應爲之事而代爲之也。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五) 森羅萬象 謂宇宙間存在之各種現象，森然羅列於前也。法句經：『森羅及萬象，一切之所印。』

(六)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 法國現代大哲學家。生於巴黎，乃猶太人種，祖先由愛爾蘭移至巴黎。

(七) 創造的進化論 一名創化論，有張東蓀譯本，商務版。



(八) 繆種流傳 繆一作繆。宋史選舉志：『何濟奏言，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正文，是非顛倒逾甚，時謂之繆種流傳。』

(九) 駸 馬行疾也。

(十) 達嚨爾 卽印度詩人太戈爾。

(十一) 安重根 朝鮮革命家，曾暗殺日相伊藤博文。

(十二) 甲午 卽一八九四年或光緒二十年。朝鮮內亂，遣兵援之，遂與日本開戰，海陸軍皆敗。

(十三) 庚子 卽一九〇〇年，或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起，八國聯軍破津京，太后挾帝奔西安。

(十四) 考工 乃周禮之第六篇。

(十五) 彌爾 一譯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英國哲學家泰斗，又爲經濟學家。

(十六) 孔特 一譯孔德 (1798—1857)，乃實證主義 (Positivism) 之創始者，以爲人類精神，必分三級進步，卽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及實證的是也。

(十七) 倭根 一譯倭鏗。

(十八) 檓藥有所表識曰檓藥，見周禮註。

(十九) 矢人 刮摩之工，造矢者也。見周禮考工記。孟子：「矢人惟恐不傷人。」

528  
150

# 時光老人

(俄國愛羅先珂著)

魯迅

## 一

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北京，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靜的。的確有一個住着鬪氣的體面的人們的北京，然而住在我的北京的人們，却全是質樸幽靜而且誠實的。住在這樣幽靜的地方，混在這樣幽靜的人們裏，我的心也本該平靜一點的了。然而不然，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總不靜，而且也不像會平靜。到夜間，我尤其覺得寂寞，因為夜間是始終總是一個人的。一上牀，我雖然竭力的想要做些什麼夢，趕快的睡去，但是我的北京雖然睡着，却並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我的北京並不是做些美的夢的所在；便是先前什麼時候做過的夢，也要給忘掉的了。一想起先前和那墨斯科的東京的朋友們，一同到劇場，音樂會，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這些地方去，夜裏嚶嚶的鬧過的事來，我就悲涼的嘆息。一想起那

時和三四個朋友在一處，擁抱着朋友，爲朋友所擁抱，立定從那富翁和野心家，以及一切罪人〔的手裏〕救出社會，國，全人類的方針；並且做過夢，是從我們的手裏成了自由的樂園的世界。想到這些事，我就寂寞的歎息了。太寂寞了的我，有時便將時辰鐘放在身旁，想從那「滴答滴答」的音響中，聽到遼遠的朋友們的相思的聲息。我是詩人，以爲這該是能夠的。

然而一直到現在，在時辰鐘的「滴答滴答」的音響中，却並沒有聽到相思的朋友的聲息。只聽得始終訓斥我的那時光老人的嚴厲的聲音罷了。但在老人自己高興時，也就說我可憐，講給聽各樣的話，雖然也並非什麼愉快的話。……

有一回，我非常之寂寞了。就如諸君所知道：我所相信，是以爲人類大抵是向着自由，平等，同胞主義和正義而前進的；我所希望，是想這不幸的世界，逃出了虐待弱者和窮人的利己主義者的迫壓，變成愛人類，要求人類的幸福的主義者的天下的；而且無晝無夜，就是等候着，祈願着這一回事。但看見青年的人們學着老年，許多回重複了自己的父親和祖父的錯處和罪惡，還說到我們也是人，

昂然的闊步着，我對於人類的正在進步的事，就疑心起來了。不但這一件，還有一看見無論在個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間，在社會上，在政治上，重複着老年的錯處，和罪惡的青年，我就很憂慮，怕這幸福的人類接連的爲難了幾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想到這事的時候，在我是最爲寂寞的。

有一回，正當這時候了。一面想，這一回，青年的人們是一定要改正了父親和祖父的錯處，贖清了老年人對於人類的一切罪惡，絕無阻礙的，自由的進向幸福的時代的了。這樣的安慰着自己，一面就上牀，因爲記掛着人類的事是苦痛的，便拿了時辰鐘，以爲這一次，在這「滴答滴答」的音響裏，總該可以聽到從富翁和野心家，和一切罪人的壓迫中救了出來的朋友們的聲音的了。於是將時辰鐘放在自己的身旁，殊不料不到二三分，替代了朋友的声音，却是嚴厲的時光老人的絮絮叨叨訓斥我的聲音，又漸漸的聽到了。時光老人開始了下面的那些話。……

二

人是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並不是現在纔成蠢才的，什麼時候都如此。……便是過去，……便是現在，……便是將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人是不會聰明的了。沒有可能的理。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這蠢才又生下比自己更蠢的蠢才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這就是人類的發達。羨慕罷？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說是可憐罷？有什麼可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因為並非從別個教做蠢才。是自己教自己做蠢才的，有什麼可憐呢？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  
你也是蠢才，連你的父親……和祖父……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想說，即使父親和祖父是怎麼樣的蠢才，也非尊敬不可的罷？請便請便。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跪在蠢才的祖宗面前，隨意的拜他們去！橫豎是不能更蠢上天的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孩子們也一定以蠢才生，做許多蠢才的事，而以蠢才死的。一面拜着蠢才的你，和你的祖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蠢才拜蠢才，人類開出來的是怎麼樣奇怪的花呵！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要說，靠了現在之所謂新教育，人類便會好起來的罷？什麼是新教育？就是講英國話麼？以爲年青人學好了打彈子，野球，足球，人類就得救麼？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含了淚，默默的聽着老人的說話。

暫時之後，老人又開始了說話了。

三

在這世界上有一所又大又古的寺院，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大，也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老的人們，是拜着這古老的諸神，在他們面前奉行各樣的儀式，年青的人們是不論晝不論夜，拚了自己的性命，守着這古老的諸神，管着這古老的寺院，幫助着對於諸神的儀式。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貴重的供養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淚，人的血。然而諸神最愛的供養，却是在年青人的腦和心裏面的東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住在寺院裏，守護着諸神的人們的最大的職務，是在將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絲毫也不放進寺裏去。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一個很古的傳說，說是新的空氣和太陽的光一入寺，就在這瞬間，住在寺裏的人們便即一個不留的死掉了；這便是古的諸神的罰。所以這寺院裏，什麼時候總黑暗；那空氣，只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罷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古的諸神映着微弱的蠟燭光，籠着線香的煙篆<sup>⑤</sup>，見得像是偉大而且神祕的活着的巨靈。一面唸着神祕而含深意的聖經，一面行着將人們的腦和心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是無可言喻的莊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沈重的空氣裏，因為神祕的音樂，誰也聽不出獻給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和詛咒諸神的句子來；因為照着微弱的燭光，籠着線香的烟篆，誰也看不見變了血的淚，怕死到青白了的臉，為苦惱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的痙攣<sup>⑥</sup>。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誰也相信，供養了古的諸神的人們是最幸福。這是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雖然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但是有一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春天。這一春的太陽，比無論那一春的太陽更明亮；那空氣，比無論那一春的空气更純淨，更暖和；這一春的花，比無論那一春的

花更芬芳；鳥的歌也比無論那一春的鳥的歌更可愛。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

躲寺院裏，管着古的精神的年青人們的心，在這一春，便比無論那一春更寂寞，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想着太陽的光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

在這春天，獻給古的諸神的，人民的惜命的聲音，以及詛咒諸神的句子，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強大，分明的聽到了。那些人們的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爲苦惱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的痙攣，在這春天，也給誰都看見了。而且在這春天，管寺的年青的人們這纔起了疑，以爲在燭光中見得像是活着的巨靈的諸神，也許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試去略略的開了一扇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春的天空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青，走在這天空中的明亮的小小的雲，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美。見這些的年青人們的心，便羨慕起真理來了。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從略開的窗間射進來的太陽照着古的諸神，也分明的知道了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青的人們，忘却了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一進寺院裏，住在寺院裏的人們便要瞬息死完的這一種很古的傳說，一回就大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大開的窗和門，湧進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來，古的諸神立刻都跌倒，全從高座上落在年青的人們的頭上。年青的人們全都被壓壞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很古的時候傳下來的傳說，並不是謠話。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戶的人們，是一個不留的死掉了。然而臨死的時候，他們却也沒有一個吝惜性命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而且臨死的時候，他們還對着聚在他們身旁的，從古的諸神解放出來的年青

的人們說，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作爲最後的遺言。但是爲自由的歡喜所醉的年青的人們，看見倒在地上的古的諸神，却立刻將他們忘卻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醉在自由的歡喜裏，或也去喝酒，下碁，或者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戀愛的歌，而且去歌唱。無憂無愁的玩耍着，暫時之間，那古的諸神不必說，便是爲他自由而被壓碎的人們，以及那些人們所遺留下來的言語，也全都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然而當諸神倒壞的時候，驚得暫時惘然的年老人們，却一分時也忘不了這諸神。諸神倒後不多久，那老年的人們便悄悄的再聚在古的寺院裏，不懷好意的叫道：「倒了的諸神，並不是不能再修好；大開了的寺院的窗和門戶，也並不是不能比先前關得更緊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一面咒罵着太陽的光和芬芳的春的空氣，一面修整着破了的諸神，將新的顏色，來塗改醜惡的顏色，動手又要將他們擺在高座上。在緊閉了窗戶的暗空

氣的沈重裏，他們又在做起將人獻做古的諸神的儀式的夢來了。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但是爲自由的歡喜所醉了的年青的人們，却毫沒有覺察到這一件事，或者是喝酒下碁，或者是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歌而且去歌唱，竟將那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的事，完全忘却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古的寺院就要修好了，將年青的人們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就要開始了！……

「且住且住，老翁，略等一等罷。所謂古的諸神，究竟是什麼？那古寺院，又在那裏呢？」我迷惘的大聲說。作爲回答，時辰鐘便鐘的報了兩點半。

#### 四

我從牀上起來，胸脯痛得要哭，頭裏是昏昏然，耳朵邊還聽到喊聲，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唉！奉獻了這不幸的生命，使人類能够幸

福，這雖然是很好的事……我獨自言語着，便走出外面了。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是冷的。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是靜的。唉唉！使我的心也像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這麼冷，也像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這麼靜，這纔好哩！向着一個誰，我這樣地叫出來了！

〔選自世界的火災〕

(註) (一) 篆 篆書也。大篆，周史籀所作；小篆，秦李斯所作。此處指煙紋如篆。

(二) 癱瘓 體中大部分筋肉牽引，舉止不隨之病。腦及脊髓神經受病時，往往發此。重者至癱瘓。

# 書葉機

龔自珍

鄆<sup>①</sup>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

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sup>②</sup>。機以廩貢生<sup>③</sup>。治試具，几、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

初，蔡牽，朱瀆兩盜爲海巨癩<sup>④</sup>，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sup>⑤</sup>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衄<sup>⑥</sup>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sup>⑦</sup>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

八月，寇定海，將犯鄆。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sup>⑧</sup>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則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貽<sup>⑨</sup>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

衆曰，「吾請銀於文官不可，或借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

葉君乃搢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齎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三千人。天明，簿旂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

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檣之發抵巨礮，一檣之勢抵鯨鯢。殺賊四百餘人。

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平。壁平。

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

朱濱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旂。」



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註) (一) 鄞 舊爲浙江寧波府治，今屬浙江會稽道。

(二) 辛酉科鄉試 科舉制度，每三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簡放考官考試之，名爲鄉試。是年爲辛酉，卽稱爲辛酉科鄉試。辛酉(嘉慶六年)卽西歷一八〇一年。

(三) 廩貢生 科舉時代，生員受廩祿者，名爲廩生；及食廩期滿，待被薦出仕者，名爲廩貢生。

(四) 癰 意爲患。原義，癰疽乃外症之通稱。舊說謂赤腫者爲癰，不赤腫者爲疽。癰常生於皮肉堅厚之處，疽常生於關節深陷之處。皆血行不良，毒質淤積之所致也。

(五) 怵 讀如述，恐懼也。

(六) 鉅 音丑，挫也，敗北也。

(七) 儀徵阮公 儀徵，屬江蘇。阮公卽阮元，號芸臺，歷官中外，每至一處，恆以提倡學自任。

北新活葉本文選

(八)吮 食尹切，吸也。

(九)哈 呼來切，調笑也。

(十)揜 鉤袂出臂也。

(十一)曲 僻地也。

(十二)懸壘 古時舟名。

# 書魯亮濟

袁枚

己未<sup>①</sup>冬，余謫孫文定公<sup>②</sup>於保定制府<sup>③</sup>。坐甫定，聞啓清河道<sup>④</sup>。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睜，大頰，白鬚彪彪然<sup>⑤</sup>，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

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sup>⑥</sup>。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蘭橋先生曰：

魯字亮濟，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sup>⑦</sup>。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

一日，命摘中卒<sup>⑧</sup>李令印，卽攝<sup>⑨</sup>中卒。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

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何魯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甯肯舍已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

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廡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sub>中</sub>，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sub>喝</sub>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

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面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

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甯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飭亡素，至有狂悖之員。請公並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沾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以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歎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

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恚。

以此魯名聞天下。

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卒擲塗瞎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選自小倉山房集〕

(註) (一) 己未 一七三九年，時袁枚二十四歲。

(二) 孫文定公 名嘉淦，字錫公，清康熙時進士。在官善決斷疑獄，極有聲譽。

(三) 保定制府 制台乃總督之尊稱，故制府即總督衙門。清直隸總督駐保定，即今清苑縣。

(四) 清河道 清時清河道管轄正定保定二府，易，冀，定，趙，深五州，又兼管河務官員。

(五) 彪彪然 光采煥發貌。

(六) 白下 即江寧。

(七) 提鎮司道 提乃提督，清於每省設提督，爲軍事上最高級之官；鎮乃鎮守一地之官。官，次於提督一級；司乃布政，按察兩司；道乃道員，次於兩司；各負不同之尊職。

(八) 中車 今屬河南開封道。

(九) 攝 兼也，代也。今謂署缺曰攝。

(十) 簇簇然 彙聚也。

(十一) 喝 音謁，傷暑也。

(十二) 排衙 官吏陳設儀仗，令僚屬謁見，名曰排衙。

(十三) 霑 與溜通 簷下承雨水之器也。

(十四) 微 無也。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十五) 三藩 清初封閉之降將吳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爲王，稱曰三藩。

(十六) 貂蟬 諸武官冠上之飾也。漢制，侍中，中常侍，皆冠趙惠文冠，加黃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尾，侍中插左，常侍插右，又名鷄鶩冠。

## 疆項令

范曄

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參乘；宣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以公主故，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

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乃不能行於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疆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

由是，宣箠擊彊，莫不震恐，京師號爲「餓虎」，歌之曰：「鼓不鳴董少年。」



# 苛政猛於虎

禮記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爲不去也？」

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選自禮記下〕

附錄 孔子過泰山側

孔子家語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

苛政猛於虎 (第三〇號)

一

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子貢曰：『何不去乎？』

婦人曰：『無苛政。』

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註) (一)式 敬禮也。古車上有橫木，有所敬之，則俯而憑之，謂之式。

(二)壹 決定之辭也。

(三)舅 夫之父也。

(四)苛 音何，政煩也。俗讀如河。

(五)識 與誌同，記也。

# 齊大饑

禮記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sup>㊦</sup>、輯屨<sup>㊧</sup>，貿貿然<sup>㊨</sup>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sup>㊩</sup>！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選自檀弓下〕

（註）（一）蒙袂 不欲見人也。

（二）輯屨 輯，斂也；斂屨，力疲不能屨也。屨音句，麻屨也。

（三）貿貿然 目不明貌。

（四）微與 微，無也。猶言，『少見呵！』嘆其狂狷也。

## 漂母飯信

史記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糜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漢五年正月……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

# 子夏喪其子

記

子夏<sup>①</sup>喪其子而喪其明<sup>②</sup>。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sup>③</sup>。』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sup>④</sup>之間，退而老於西河<sup>⑤</sup>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sup>⑥</sup>；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sup>⑦</sup>；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sup>⑧</sup>。』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選自檀弓上

(註) (一) 子夏 春秋衛人，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列於文學之科，曾學於西河，魏文侯師尊之。

(二) 明 目精也。

子夏喪其子

(第三二四)

一

北新活葉本文選

(三) 予之無罪也 怨天罰無罪。

(四) 洙泗 魯水名。

(五) 西河 龍門至華陰之地。

(六) 爾罪一也 言其不稱師也。

(七) 爾罪二也 言居親喪無異稱。

(八) 爾罪三也 言隆於妻子。

# 曾子易箆

禮記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箆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箆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箆。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選自禮記上〕

(註)

(一) 病 疾甚也。

(二) 樂正 官名。周官大司樂，卽大樂正；樂師，卽小樂正；通謂之樂正。

(三) 子春 曾參弟子。

(四) 曾元曾申 曾參之子。

(五) 睨 音堯，明貌。

(六) 簣 音責，席也。

(七) 瞿 心驚貌。

(八) 呼 虛憊之聲。

(九) 季孫 魯自文公以後，季氏世執國政，權勢甚重。昭公伐之，不勝，出奔於齊。其後家

臣陽虎擅權，季氏始衰。

(十) 革 急也。

(十一) 姑息 苟安也。



## 山東底一部分的農民狀況大略記

傅斯年

我本想做一篇文，述說山東全省的農民狀況。轉來一想，我不能這樣做。第一層，我雖是山東人，過了兒童時代，卻不常在山東住，而且東部各縣的情形我是茫然，我只對於濟南以西和以北的地方會親身觀察過，斷不能隨便用別人思索不徵實的報告，作為記載。第二層，社會狀況的區畫，和省的區畫不是一件事，同在一省的地方，幾乎社會的狀況全然不同，而不同省的竟多在一個經濟區域裏。例如我們山東的西部，和東部的社會有很多差別，而直隸南部河南北部大致一樣。我們應該照着經濟界分別做去，不便照着省界。所以我現在專記山東省一部分的社會的一部分——農民社會——，所說是我直接所得的智識。

這一部分指山東的西北部。粗略說來，算包括着東臨道屬的二十九縣。此外如舊武定屬，舊曹屬，都很相似。不過舊武定屬各縣的人情更枯薄些，舊

曹屬的人情又較粗魯，質直，強野些；這些地方的農民，自然受這人情的薰染。但是經濟狀況上絕沒有可注意的不同。直隸的南部，河南的北部的農民情形很相似；和東臨同在一個經濟區裏。

我先要略說明東臨一帶地理上經濟上的位置，因為這些是造成他的社會的狀況的；而農民又不過是社會的一部，自然受他影響了。東臨一帶，據山東的西北部，全是平原，除去東南一個小角外，沒有一點山澤。土質是黏性黃土多，間有沙地。地殼的最上面，全是被黃河造成的沖積層。河水沖積的結果，一部分肥沃了，一部分變成鹼地。所以土性平均說來，總算瘠薄，遠不如山東東部與曹屬；但也不很斥鹵<sup>①</sup>，像武定一帶。所以這地的人不很富足，不很飢荒，能維持着在本地的生活，只是這生活也很枯薄的了。交通上只有一條黃河，是不中用的；一條衛河<sup>②</sup>和運河，是用處不多的；東邊一條津浦路，在境內穿個角；西邊的京漢路，雖不在境內，可也能幫助他的交通；其餘全是旱路。所以這在交通方便與不方便之間的地方，也很受點外邊經濟勢力的侵入，但是決不如山東東部的利

害。山東東部直接受日本經濟勢力的侵略，所以那裏經濟狀況很紊亂，發橫財的人，和失業的人都很多。山東西部也是洋貨的大銷場，不過日本人還不能到此地來坐地經營，所以經濟上不見有大紊亂。但東部農民，和其他社會被壓迫而創新實業的頗多；兼以交通便，人民多，有泛海遠徙的冒險性，舊實業也很有可觀。

（山東東部舊實業在中國的力量，是大家知道的。）所以現在雖然失了一個經濟的大淵源，可也能創個新淵源，決不像西部坐待枯槁。東部是個新陳代謝的狀態，西部只有一個舊的狀態將次死去。這現象不由於農民不適於經濟狀況，社會上一切皆然。東部能早吸收點新文化，社會上漸有起色；西部只有一個舊社會的系統將次死去。這一片地方的自然狀況，——就是地勢齊一，土田枯薄，地不絲毫荒蕪，也不加以水利等等的振作，——很可以陪襯這一片地方的社會狀況，齊一，枯薄，不一味頹敗，也不振作。

山東東部南部多大地主，東臨一帶是很少的。有三四千小畝地的人便是了不得的財主。因為少大地主，村落就小了，散布的密極了。鄉村間的人家以竭力經

營能維持極原始的生活的佔大多數。大村鎮固然也有，一兩家的小村固然也不少，但以二三十家至七八十家爲常例。村與村的生活，各各獨立。聯村的「團」「鄰」等等，簡直是有名無實，除富土匪的騷擾時代，用以自保外，只有應酬官差的一條用處。一村是一個單位。一個村裏頗有義氣。一家的親戚，大家也以親戚相稱；一家的朋友，就是闔村的朋友。不論貧富貴賤，總是平等的，但以年齒輩分爲差，所以一村彷彿是一個大族。一村的自治有「公看義坡」——即所謂「守望相助」——，公應官差，公設一兩個學房（私塾），公修圍牆廟宇，等。但這些事項總是爲防禦而設的多，爲發展而設的，乃「絕無僅有」。所以村的結合很少力量，感情結而事業少見。髡髮家家的生活都有點獨立的意味。

農民的生活最使我們注意的一點，是他們的不分工的生活。一個農夫，兼爲工人，兼爲行商，有時又間爲開舖店者。夏秋收穫時和播種翻地擇草時，他是農夫；農業閒暇時，他常蓋房，打木器，棺材，治理農具與農家用具等等；有時用自己的大車，載糧食、棉花、柴花、帽辮和其他原料等等，運到別處，再以當地

的產品載回，不住的往來貿遷。他的村莊若大些，也可以弄點小小資本開舖，若傍大路，便可開店。總是常常利用他的時日與器具（若車牛騾馬等）與房屋，賺得個極質樸的生活。

一個農夫在農作時的一日生活如下：晨五時起來，整備好用畜與用具，趕緊吃了早飯，（或不吃，待人送。）趕到地上，工作到午；家裏的人把午飯用罐子送去，就地吃了，再工作到四時，忙時乃至六七時；回家吃晚飯，趁空磨麵碾米；八九時就寢，但夜間以須飼牲畜之故，起來三四次。在收穫時，有時須借月光在田中或場上勞動，必在地頭上睡覺，所以勞動的時間，竟達二十餘小時。若當恰恰成熟時，怕被人偷或天氣改變，便徹夜不眠。

一個農婦的一日生活如下：晨四五時起來，煮飯，飯後洗濯器具。午間又是如此一遍。晚餐時又是一遍。有小兒女的，自然要伺應他；不過除吃奶時，都是用布束着，放在一旁，有時放在沙土布袋裏。到四五歲時，就全不管了；七八歲時，便要幫大人工作了。農夫管田地以外的一切農家事務，除造自己的衣食之

外，還有曬菜，磨麵，餵豬，等等職務。紡線，織粗布，繅絲，編帽辮，都是整日徹夜的工作。場上女子與男子一同服勞，看坡也如此；但女子不耕種，這因爲纏足的風俗，還絲毫不曾改革的緣故。

一個農夫一年的生活大略如下；陰曆正月裏，總要玩幾天；到了解凍，便須在田地裏做事了，但不甚忙；待麥子成壟<sup>⑥</sup>就忙些了。初春暇時預備一年的工具，或修蓋房屋等。清明節後，早秋禾稼就要下種了，從此大忙特忙；麥收穫時（當端陽節），忙個要死；一夏爲秋禾，沒有一天閒；直到秋穫，又忙個要死；待八月底，把麥苗種上，九月底，場裏事完，從此無事了。勤的人趁暇時出外買遷，不勤的人也非在家舍農而工不可；但冬季總是一個假期。中等以下的農夫，什九趁這暇時拾糞。

一個農婦一年的生活大略如下：春天是預備食物忙，夏與初秋是助農作忙，深秋是衣忙，冬是紡織忙。農婦幾乎比農夫還勞苦，因爲四時不得安寧；最苦惱的是秋冬兩季。冬天常在地下屋裏織布；多人集在一起，童孩道溺，暖氣蒸着，

臭極。

農民的家庭自然大小不等。現在取一個中等的人口和中等的產業的農家作例：一家有老農和他的妻兩口，都七十歲了；他們的大兒子與兒婦，都及五十歲了，二兒與兒婦，都四十多歲了，三兒三十歲，妻死了。這三兒已分居；公共除出四十小畝田來，作兩個老者的養生送死費。這四十畝田大家種着，賣了糧食的錢貸出，作兩個老者的零用；至於食住，是每月中每人供給十天。長房的長子下關東死了，只有長媳，帶着個孫子，手中稍有點在母家得來的「體己錢」，放着生息。二兒三兒皆有妻，皆農作，也都有兒女。三個兒媳輪流着煮飯，每人三天。家裏有線車三架，布機一架，有土房十五六間。院子裏幾個水缸，菜缸，糧囤，和豬圈，雞窩，間雜着。有磨一座，和鴿子窩在一個屋裏。一個空院裏積柴喂牛。房頂上就是他們的曬物場。兩個兒子自種着五十畝地，租了人家三十畝地，家裏用著一個「做活的」。農作之外，還須於暇時拾糞，做點工，如打棺材之類，纔够一家人用度。三個兒媳人人積「體己錢」，工作很勤，冬天織布，春

夏縲絲，打草帽辮；但也常把糴米私糶了利己，所以姑婦妯娌間的悶氣是常日不免的。長房裏又有兩個女兒：大的嫁了，嫁的人家遵守衣用由婆家供給的習慣；（我們地方對於兒媳有兩種待遇：在一帶地方，兒媳的衣用，由婆家供給。在別一帶地方，兒媳的衣用，全由娘家供給；婆家除管吃飯外，一切不問；甚至把兒媳所生之兒女，亦由其外家供給衣用；尤甚者，此兒媳之夫之衣用，亦歸其岳家支取。風行於東阿東平陽穀一帶。小的在家也天天操作，預備積體已錢。二房的房舍田產與此相等。長子開酒店，二子在城裏學堂讀書，都要過妻了。自己的田由「做活的一種。這一房比長房過得充裕，稍有資本。所以能供給一個兒子讀書，還供給一個女兒在婆家的一切用度。三房把他的地租出去，用幾個夥計，就住房的前院開店。

這是一個中等人家的家庭；他們的生活，就以這樣的家庭為根據。這是一個「小康之家」。還有許多下於此的，——在農民中佔過半（或三分之二）的多數，——心裏邊的企求，也就是以此為究竟。據我推測他們的心理，除去富戶和都被都



市生活引誘了心思的，大多數的農民心中，以這樣階級的人家爲公道，自給，可以滿足的生活。

這是一個中產之家。此外貧富的差異，自然也是相距很遠，不過比起都市中貧富的懸殊，是遠不及了。村落中突然有個極富的人家，必是他的生活不限於村落，不是純粹的農民生活。在純粹的農民生活中，貧富的差別很有限度；而且使他們的貧富懸殊的，除去遺產，和官家借差役或訟案勒索，和災旱，三原種因外，其餘的原因都是合理的原因，如勤儉與怠侈，誠樸與飄蕩，和氣與乖張等。所以農民的生活在分配上本來是合理的；所以使他們不合理者，全由於他們以外的不生產者的生活擾亂他們，使他們失了平衡。在這樣下等經濟狀態的生活中，能保存很好的質素，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農民的食物大略如下：北方的糧食，最好的是小麥。我們地方的農夫，只有上等戶纔能終年吃麥粉；其餘的中戶，只當新麥在五月節間收穫後，至秋收一期間吃麥粉，餘時皆吃粗糧。窮人須終年吃粗糧。粗糧中最好的，是小米，貧富都

用他糞粥。他也能磨成粉，製麵餅。其次是豆子，綠豆多半用來煮飯，或製粉，與各類粉食。黑豆是製油料，飼畜料，人也吃他。黃豆除製油，製豆腐之外，也可磨成粉供食。最普通的粗糧，是玉蜀黍與高粱，這兩樣供給農民的食物的大部。黍子，稷子之類，也供製麵粉與糞粥之用。紅薯也占食物的一重要部分。穀類的製法，是蒸「窩窩」，煮稀飯，攤煎餅三類。助穀類的食物，是辣椒和鹹水浸的蕪菁，蘿蔔，等。至於白菜，黃瓜，冬瓜，茄子，等等容易多吃的青菜，却都是不常吃的。雞蛋是供奉老人與客人的。肉食一年不過幾次，是年、節、與麥秋後的酬勞，只用鹽煮，烹調是全無可講的。一當牛疫的時候，他們便大吃特吃起賤牛肉來，決不怕死的。糖食僅供禮品與老人用。酒的消耗頗大，有白酒與小米黃酒（即甜黃酒）二種。茶葉也是日用品；但農民所用的茶葉，我看也就和槐樹葉差不多了。芝麻油極少用，平常只用豆油。至於為異鄉人所詬病的食物，如葱，蒜，韭菜，臭腐乳，蝦醬之類，實在吃他的極普遍。

農民的衣服大略如下：土布占衣服原料的大宗。本色的，深藍的，藍白線的

葛布，也很銷行。疋噠、粗愛國布、高陽<sup>①</sup>布、東洋布，是上等的原料。絲綢的種類完全不懂，所以纔加各類絲綢以「綢子布」的渾然妙稱。氈帽氈襪，中年以上的人常用。衣服的式樣，仍是肥大不適體，保存三十年前的狀態。紅綠等顏色仍爲女子所喜。女子衣服上的裝飾，仍是許多年前的樣子。女子的首飾，最普通的是白銅器，銀器已稀有；至於包金的銀器，殊爲少見。

農民的居處大略如下：天井有時頗不窄，房屋也不很狹隘。製房的原料，普通下層用磚，上層用土，頂用柴，上以泥蓋着。窗是極小的。室內外高低相等。有時人、豬、牛、羊、騾、馬、同住一院，甚至一室。有錢的戶，蓋「敵壘式」的樓房，非常堅固；極窮的戶，只以草泥堆成「窩巢」。臥具是土炕居多。但這土炕和北京所見的炕很兩樣。北京的炕很大，一家人在上睡；此地的炕極小，沿牆邊築着，是獨人睡的。燒炕用柴草與馬糞。這是北方最壞的風氣，育微生物，添溼氣，蒸骨頭；換句話說，弱種族。也有的村莊全不用炕。用炕的地方也是炕、牀、兼用。牀常以柳木製成，上面以高粱桿搭成。城市絕不用炕。

農民的用具大略如下：陶器約有五種：一、淡藍釉之粗磁，二、白釉之極粗磁；三、沙製陶器——如沙鍋之類，四、紅泥陶器（分有釉、無釉兩種），五、砂磁（專用以製缸罐之類）。鐵具的來源是山西。最等的用具是錫製的，銅器除盆、壺，外極少見。木器什九是農民自做的，間有敷桐油者，除富家外從不敷漆。柳條、茵柳條、白楊桿、高粱桿，是製許多用具的原料。綿線口袋衣包等等，半作當地的人用，半運到別處去。燈是無罩煤油燈。

農民的農作分五層手續：一、翻土，二、下種，三、再翻土，四、收穫，五、場工。農產種植的時期，大約有三次：一、麥子，秋末播種，次年初夏收穫；二、早糧，春天播種，中夏收穫；三、晚糧，麥後播種，深秋收穫。農民的農作以外，還有些附帶於農作的事；如製畜牲的糧草，曬糞，等等，佔工作的一大部。

窮漢的生計約三項：一、在城市中爲勞工，二、徙關東，三、爲人農作。窮漢爲人農作，分長工短工兩類：長工年給，短工日給或期給。長工的工資，普通

每年大錢十四千至十八千，最高的間或達二十五至三十千，最低的十千，吃飯由主人供給。普通農戶中主人對於長工待以家人禮；同案吃一樣的食物，居處沒有差別，稱謂也照年歲定輩分，不分主僕，主人年少的須尊稱長僕。除工錢之外，主人也須時常添補他的衣用。所以很多終身給役一家的，鬚髯是「同化的家人」。但操作實在太勞苦，勞動時間與種類都極不堪，所以死亡率很大。至於富戶的長工自然另是一種情形，很有點主從的意味，不能如此親切了。所以富戶之稍大者，必須用幾個「掌櫃的」經紀土田，督率「做伙的」（即長工）。短工每日的工資平時極賤；收穫時極昂，每日大錢五百至三千不等。但只有麥秋收穫時這般，平常日子，短工便閑起來了。

農村中的工作，可分為通常工作與特種工作兩種。通常的工作如蓋屋、製粗木具等，是家家要做的。特種工作是職業的工作，如錫匠、鐵匠、木匠等，有時設肆，有時到處遊行。木匠居家的多，有時也做農作；錫匠、鐵匠等，常自遠道而來。

農民中的交易，有時竟用直接交易法，不用錢幣，如以楊樹易穀類，以穀類易油酒，以柴草易磚瓦等，可見北方農民經濟狀況的低下了。較大的村纔有商肆；商肆的種類，大約不外糖糖<sup>①</sup>店、酒油肆、雜貨店、糖食店之類。更大的村鎮纔有錢店、布店、木器店等等。一切交易多在集會上。集會每五日一次，買賣一切農民用品，大集中兼交易騾馬牛羊。會須衝要的地方纔有，每年一次或兩次，羅列用品、玩具、牛馬、食物等等，有時蔓延半里許，百里以外的人也有去的；因為此時可買一切用物，其價值較之在城市所買者爲廉。

農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製造場，如鞋、帽、染衣、彈棉、織、紡、編筐、製鹹菜，甚至油、醬、酒、醋等皆不常取給於家外。所以農民的生計，時常一身兼備農、工、商、行賈，是極不分工的生活。

農民中無分男女，都愛儲積資本，生息利錢。普通的利錢大約是月利二三分。土豪與土棍的利錢有時竟至十分。

農村中的特殊階級有三：一、土豪，二、土棍，三、企業者。土豪多半是土

族或富戶，在鄉村中行使城市的生活，與官府聯絡，指揮土棍，破壞農民的生活與自治。土棍多半是逃散的丘八，退職的衙役，和一切離過鄉井，在官府士族服役過的人。或有讀書不成而爲土棍者，常以架訟爲職業。農民對於土豪，很有敬仰服從的心思，而土棍的傳染力量尤其利害。企業者多以數百千以上的資本，就當地所產，製造一種物品，或成就一種原料，東臨一帶的企業者，多業羊毛、棉花、油酒、製棗、燒磚等等。

農民的宗教心未嘗不深，但對於舊宗教的靈氣，全都喪失了。他對於神鬼的觀念，只憑一個恐懼的心理，和一個苟且的見解所造成。我們看見到處許多破廟，可以證明經濟狀況的衰落和信仰心的墜落。直到自己病了，機會危迫了，兒女不安了，才去求神，可見他們對神的態度，是「臨時抱佛脚」的苟且免害的一條法子。當冬天時，村婦羣集廟的前面臺子上取日光，第一種談資，是婆婆或兒媳妯娌如何如何不好；第二種談資，是某家的男人偷盜，某家的女子不貞。甚至燒香纔過，便與情人私會，或者竟在廟裏期會。所以農民對鬼神只剩了敬禮主

義了。但新興的地方宗教的勢力頗大。鄉間的這一會那一會，都有宗教的規約。在理教的流行，在城市比在鄉間更廣。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鄉土是義和團的出產地。義和團是水滸、封神演義、包公案、濟公傳、彭公案、施公案、七俠五義等書中的人生觀化合成的宗教。我們即此可知他們的宗教心很重。但對於舊的厭倦了，於是就心識中所存造爲新的。我平日常想，中國若不和西洋交通，中國的宗教思想與形式也必大起變化，因爲道佛都是名存實亡的了。中國的道佛都以一人從世上解脫爲究竟，這裏邊的深意，農民是不懂得的，這教裏的形式，農民用久了是不耐了的，所以義和團纔散布的極速。義和團的一切惡性質不用我說了，但我覺得義和團要以宗教的力量去積極處理世上事務，確可代表中國人對於宗教思想轉變的一個大動機。

農民的道德，大約不出節儉、誠實、謹慎等等收斂的道德，和宗姓倫常的觀念。但也有一種特長，就是比起城市的人來，較能服從仲裁。至於同情心、羞惡心，確比城市的人發達得多。我們家鄉一帶，城市的人，性情大半很枯薄，就他



們的心理上比起農民來，彷彿是衙役地方和「鄉土頭」的不同。

農民的思想，大略可以分做兩種相反的思想：一、無治的思想，二、潰決和墜廢的思想。原來中國是專制久了的，專制國家的最下層社會，必在無治的狀態，久了，自然陶成無法的思想。中國的社會向來上級和下級不接氣，城鎮和鄉村不接氣。上級的人，城鎮的生活，雖然有時侵入農村，但農村終能維持他們的無治的自制。例如國家觀念的薄弱，納稅的不了解，「好人不打官司」，「好漢不當兵」，「人沒有大小，水不成低高」一類的成語，都可以表現他們的這一類的思想。以勤勞換取生活的觀念，是在農民中很普及的。他們的大部真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業，樂其居」；社會上的一切虛偽圈套，對他們都無所用。他們的生活全不仰仗着法律、國家、城鎮的文化。至於在他們羣裏發生不安的現狀，如訟案、盜竊、流竄等，都由於在他們以上的階級引誘他們。刀風土痞是從城市學的；而且上級剝奪他們的生產物，所以平時多了盜竊，荒年沒多量的物品補救，然後成流竄。但農民的生活在經濟上是極下等的，人類的向上的天性，必使他們

打破這個階級。偏偏物質文化的進步走錯路了，西洋如此，中國也這樣，於是乎他們找不到一個正當的向上的路線，只見見城市的生活生羨心，再加上被勢力與苦工壓久了，那宗懦弱的心情，合着初民的肉慾，便發而為依仗勢力，結攀城市中浪人，求遊手好閑的生活，等等行爲，和現在的當兵熱，投匪忙，他們不安於他們的經濟階級與勞動狀況，是一個很該注意的問題。他們的這樣牛馬勞動的生活，更容易使他們的生活趣味完全消沈，所以壯夫多轉爲乞丐，女子多自殺。

我想他們的不受外治的思想是該保留的；就是他們要求進一級的經濟狀況與生活，也是極公道的事。然而使他們經濟狀況增進，便不應把他們原有的好原素失去，這是應該研究的事。

拿山東西北部一帶的農民，和東部的農民比，我們覺得有幾樣不同：第一、東部的農民比較的還算能稍和工商業接觸；西部才真是土頭土腦的農民。第二、東部的農民常不安於家，泛海而往東三省，或經商在外；西部的農民雖然也常有「下關東」的，但終不若東部的人遷徙出去的多。第三、東部的農村富的很富，

貧的很貧，這因爲山地便無出產，而非山地非海灘便極沃腴；西部的農村比較的齊一，各處土地的肥瘠差不多。第四、東部農民比較的強悍，濱海的尤其利害；西部大半是順忍的農民。第五、東部的農民間多詐謀；西部大半是平易的農民，但也有時性情上不免枯薄。北方農民生活的艱苦，食粗糧，居土窩，是大家知道的，固不限於山東的一部。至我這一部的主要點，總而言之，有四項：一、旱平原的生活，二、中等貧乏的生活，三、產業分配較爲平均的生活，四、勤勞而不振作的生活。地理的齊一，可以陪襯他們的生活的齊一。

近來這一帶的農民的生計漸比從前受壓迫了；一由於東洋貨的侵入，二由於兵和土匪的蹂躪。以前鄉村裏很少乞丐，現在居然很多。雖不如山東江蘇交界地方的困窮，然而也疲敝的很了。有一件大禍根，就是常有人來招兵，後來又把他們遣散回家。當這疲敝的時候，這些被遣兵的惡習，極容易傳染。原來此地的人，對於新工業本沒有振作心，再加上這個傳染病，在疲敝的社會裏流行，所以社會心理的不安，已經很利害了；若不想個導引的方法，必有大潰決的一天。

山東西部在當年並不是不濟的地方。有一條運河和南北大道，所以當地很是富庶的。也就因為當地富庶，一般工人和農民都不肯遷地求事業，遠不如東部的人的精神。（山東東部在當年當地的生計很苦）譬如就聊城縣一地而論：聊城在當年是山東西部三大埠之一，（三埠是濟甯聊城臨清，商務在濟南之上。）又是山東西部直隸南部的「八股」文化中心點」，於是地方上頗少剛氣，而多怠性。我的同學某君說：「學子似書吏，紳士如衙役。」這話誠不免稍刻薄，但很可表現這地方不振作的情形來。——一切社會都受運河和八股文化的影響，農民的思想也不免如此流露。沿運河皆這樣，不止聊城；沿運河的農民，遠不如去運河遠的。現在經濟上的狀況，一落千丈了，只有當時造成的惡根性存着，妨害生活的發展。八股文化也無用武之地了，但仍用着舊精神妨害新文化的進來。

（註）（一）東臨道 在山東東北部。

（二）舊武定屬 在前山東濟南道北部。



(三) 舊曹屬 在前山東濟寧道西部。

(四) 斥 地鹹曰斥。書：『海濱廣斥。』

(五) 鹵 土之含鹹性而不宜耕種者。

(六) 衛河 卽永濟渠，由隋楊帝開鑿，導源於南輝縣，東北流，經直隸境，至山東臨清縣入運河。

(七) 壟 田中高處也。麥子成壟，意云成『堆。』

(八) 關東 山海關以東，指遼寧吉林黑龍江關東三省也。

(九) 糶 音眺，俗謂賣米麥之類曰糶。

(十) 高陽 今河南杞縣。

(十一) 饅頭 卽饅頭

(十二) 在理教 乃白蓮教支派，起於清初，山東直隸人多信奉之。明末山東萊陽人楊萊如所創設。

(十三) 八股 乃明清科舉時代應試之一種文章格式。顧炎武日知錄云：『經義之文，俗謂之八

山東底一部分農民狀況大略記

(第三四號)

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敷衍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格；成化二十三年會試，乃以反正虛實深淺，扇扇立格，八股之制，實始於此。』

# 自由與放縱

蔡元培

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體，若言論，若居處，若職業，若集會，無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壓迫而不及其度，則盡力以爭之，雖流血亦所不顧；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是也。然若過於其度而有愧於己，有害於人，則不復爲自由，而謂之放縱。放縱者，自由之敵也。

人之思想不縛於宗教，不牽於俗尙，而一以良心爲準，此真自由也。若偶有惡劣之思想，爲良心所不許，而我故縱容之，使積漸擴張，而勢力遂駕於良心之上，則放縱之思想而已。

飢而食，渴而飲，倦而眠，衛生之自由也。然使飲食不節，興寐無常，養成不良之習慣，則因放縱而轉有害於衛生矣。

喜而歌，悲而哭，感情之自由也，然而「里有殯不巷歌，」<sup>○</sup>「寡婦不夜

哭，「<sup>①</sup>不敢放縱也。

言論可以自由也，而或乃許發陰私，指揮淫盜；居處可以自由也，而或於其間爲危險之製造，作長夜之喧囂；職業可以自由也，而或乃造作僞品，販賣毒物；集會可以自由也，而或以流布迷信，恣行奸邪；諸如此類，皆逞一方面極端之自由，而不以他人之自由爲界，皆放縱之咎也。

昔法國之大革命，爭自由也，吾人所崇拜也；然其時如羅伯士比<sup>②</sup>及但丁<sup>③</sup>之流，以過度之激烈，恣殺貴族，釀成恐怖時代，則由放縱而流於殘忍矣。近者英國婦女之爭選舉權，亦爭自由也，吾人所不敢菲薄也；然其脅迫政府之策，至於燒燬郵件，破壞美術品，則由放縱而流於粗暴矣。夫以自由之美德，而一涉放縱，則且流於粗暴或殘忍之行爲而不覺，可不慎歟！

〔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pp. 223—225〕

(註) (一) 不自由毋寧死 羅蘭夫人之言也。



(二)『里有殯不巷歌』 見禮記第一曲禮上。

(三)『寡婦不夜哭』 見禮記第三十坊記。

(四)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國革命家，因讀盧梭書而思想激烈。曾將國王及王后處以死刑，後暴戾殊甚，為國民所殺。

(五)但丁 (Georges Jaques Danton, 1759—1794) 法國革命領袖。

## 說自由

章炳麟

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亦無純粹之不自由。何以言之？飢則必食，疲則必臥，迫於物理，無可奈何，雖昌言自由者，於此亦不得已；故曰天下無純粹之自由也。

投灰於道，條狼所遮焉；便溺於衢，警察將引焉。有法制在，不得不率行之；則喜其自由矣。雖然，苟欲自由，任受苛罰，亦何不可。今自願舍其自由，而率從於法律，即此自願，亦不得不謂之自由；故曰天下無純粹之不自由也。

然則雖至住囚奴隸，其自由亦無所失。所以者何？住囚奴隸，人所強迫也，而天下實無強迫之事。苟遇強迫，拒之以死，彼強迫亦無所用。今不願死而願從其強迫，此於死與強迫二事，固任其取捨矣。任取其一而任捨其一，得不謂之自由乎？

# 歐遊心影錄楔子。

梁啟超

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回想自六月六日離開法國以來，足足四個多月。坐了幾千里的鐵路，遊了二十幾個名城，除倫敦外，却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真是走馬看花，疲於奔命；如今却有點動極思靜了。

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們的寓廬，小小幾間樸素樓房，倒有個很大的院落，雜花豐樹，處處可人。當夏令時，那天地肅殺之氣，已是到處彌滿。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也抵不過霜威風力，一葉葉的枯葉，蟬聯飄墜，層層堆疊，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還有些樹上的葉，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却都帶一種沈憂淒涼之色，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訴說他魂驚望絕；到

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

歐北氣候，本來森鬱，加以今年早寒，當舊曆重陽前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光線來，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

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本來就不是預備過冬之用，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所以住在裏頭的人，對於氣候的激變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

歐戰以來，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同黃金一樣，便有錢也買不着，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和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那濕柴煨也煨不燃，吱吱的響，像背地裏埋怨說道：『你要我中用，還該先下一番功夫。』這樣生吞活剝起來，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采的乾炙，却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像是惡狠狠的說道：『我的精髓已榨乾了，你還要相煎太

急麼？」

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已經一寒至此，將來還有四月的嚴冬，不知如何過活。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只是靠些室內室外運動，鼓起本身原有熱力，來抵抗外界的沍寒。

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巴黎是絕跡不去的。客人是一個不見的。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桌子，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我的功課中有一件，便是把一年中所觀察和所感想的寫出來。

（註）（一）楔子 文章之引端曰楔子。楔者，以物出物之義，謂以此事楔出彼事也。章回小說與元

曲亦常有楔子。

（二）來復 易：『七日來復，』言陽氣由剝至復，凡閱七日也。今謂一星期曰來復。

歐遊心影錄楔子 （第三六號）

三

北新活葉本文選

四

(三) 肅殺 有嚴厲摧殘之意。唐書：「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

(四) 磧 淺水中沙石也。

(五) 相煎太急 曹植七步詩：「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其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六) 返 寒凝也。

#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惴。其隴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

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選自柳州集〕

註

- (一) 僂 音六，辱也，言其被貶也。
- (二) 惴惴 憂懼貌。
- (三) 隙 同隙，暇時也。
- (四) 施施 難進之意。
- (五) 篔 音吠，草葉盛貌。
- (六) 箕踞 曲兩脚，其形如箕也。
- (七) 舛 山深之狀。
- (八) 窪 深也。曲也。
- (九) 邈 通本字。
- (十) 培塿 小山也。



# 鈷姆潭記

柳宗元

鈷姆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

其上有居者，以余之亟游也，一旦歎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潑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選自柳州集〕

(註) (一) 西山 在今湖南零陵縣西。隔河二里。自朝陽巖起，至黃茅岩皆是也。

北新活葉本文選

(二)冉水 一名染溪，柳州先生始改名愚溪，見所作愚溪詩序。

(三)顛委 頂曰顛；末曰委。

(四)齧 齒相切以斷絕之也。

(五)亟 不一次也。

(六)澹 小水入大水之聲也。

(七)夷 夷人也。永州雜苗夷居。

# 鉛鋤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鉛鋤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sup>①</sup>，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sup>②</sup>，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sup>③</sup>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得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

李深源元克己<sup>④</sup>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列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巔<sup>⑤</sup>，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畢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sup>⑥</sup>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澗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選柳州集〕

（註）

（一）魚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亦謂之橋。

（二）偃蹇 仆石不正也。

（三）嶽 音欽，石勢聳立貌。

（四）李深源元克己 二人皆作者之友。

（五）澹澹 水回旋也。

（六）學鑄鄂杜 此等地方，在漢時皆屬右扶風，唐時曰京北府，均畿輔要地，貴遊繁盛之處也。

# 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佴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選自柳州集〕

北新活葉本文選

(註)

(一) 篔 叢竹也。

(二) 冽 寒也。

(三) 坻 水中高地也。

(四) 嶼 小島也。

(五) 嵒 音堪，不平之巖也。

(六) 佻 音以，困滯貌，不前也。

(七) 倅 爲倅之同音假借字，忽然也。

(八) 翕 音吸，合也，歛也。

# 楚狂接輿等章

論語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

子路曰：「爲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楚狂接輿等章

(第四一節)

一

問於桀溺。

桀溺曰：「子爲誰？」

曰：「爲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纒而不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sup>①</sup>其杖而芸<sup>②</sup>。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反。

子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選自微子第十八〕

（註）

（一）風兮風兮何德之衰 孔安國註：『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

故曰衰。』朱熹註：『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

（二）而語助詞，猶兮也。

北新活葉本文選

(三) 辟 同避。

(四) 長沮桀溺 鄭玄註：『隱者也。』

(五) 津 濟渡處也。

(六) 執輿 朱註：『執轡在車也。』

(七) 易 朱註：『變易。』

(八) 辟人之士 朱註：『謂孔子。』

(九) 辟世之士 朱註：『桀溺自謂。』

(十) 纒 鄭註：『覆種也。』

(十一) 愰然 朱註：『猶愰然。』

(十二) 篠 包咸註：『竹器。』

(十三) 植 朱註：『立之也。』

(十四) 芸 孔註：『除草曰芸。』

(十五) 以上全文三節均言孔子不願爲隱士，因天下無道，故欲出而變身之也。

# 愛流沙漲

許地山

月兒底步履已踏過厝家底東牆了。孩子在院裏已等了許久，一看見上半弧底光剛射過牆頭，便忙忙跑到屋裏叫道，『爹爹，月兒上來了，出來給我燃香罷。』

屋裏坐着一個中年的男子，他底心負了無量的愁悶。外面底月亮雖然還像去年那麼圓滿，那麼光明，可是他對於月亮底情緒就大不如去年了。當孩子進來叫他底時候，他就起來，勉強回答說，『寶瓊，今晚上不必拜月，我們到院裏對着月光吃些果品，回頭再出去看看別人底熱鬧。』

孩子一聽見要出去看熱鬧，更喜得了不得。他說：『爲什麼今晚上不拈香呢？記得從前是媽媽點給我底。』

父親沒有回答他。但孩子的話很多，問得父親越發傷心了。他對着孩子不甚

說話，只有向月不歇地嘆息。

『爹爹今晚上不舒服麼？爲何氣喘得那麼厲害？』

父親說：『是，我今晚上病了。你不是要出去看熱鬧麼？可以教素雲姐帶你去，我不能去了。』

素雲是一個年長的丫頭，主人的心思，性地，她本十分明白，所以家裏無論大小事幾乎是她一人主持。她帶寶璜出門，到河邊看看船上和岸上各樣底燈色，便中就告訴孩子說，『你爹爹今晚不舒服了，我們得早一點回去才是。』

孩子說：『爹爹白天還好好地，爲何晚上就害起病來？』

『唉，你記不得後天是媽媽的百日嗎？』

『什麼是媽媽的百日？』

『媽媽死掉，到後天是一百天的工夫。』

孩子實在不能理會那「百日」底深密意思，素雲只得說，『夜深了，咱們回家去罷。』

素雲和孩子回來的時候，父和已經躺在牀上，見他們回來，就說，「你們回來了。」她跑到牀前回答說，「二舍，我們回來了。晚上大哥兒可以和我同睡，我招呼他，好不好？」

父親說：「不必。你還是睡你的罷。你把他安置好，就可以去歇息，這裏沒有什麼事。」

這個七歲的孩子就睡在離父親不遠底一張小牀上。外頭底鼓樂聲，和樹梢底月影，把孩子嚇得不能睡覺。在睡眠的時候，父親本有命令，不許說話；所以孩子只得默聽着，不敢發出什麼聲音。

樂聲遠了，在近處的雜響中，最刺激孩子底，就是從父親那裏發出來底啾泣聲。在孩子底思想裏，大人是不會哭底，所以他很詫異地問，「爹爹，你怕黑麼？大貓要來咬你麼？你哭什麼？」他說着就要起來，因為他也怕大貓。

父親阻止他，說，「爹爹今晚上不舒服，沒有別的事。不許起來。」

「噢，爹爹明明哭了！我每哭底時候，爹爹說我底聲音像河裏的水聲汨汨地

響？現在爹爹底聲音也和那個一樣。呀，爹爹，不要哭了。爹爹一哭，教寶璜怎能睡覺呢？」

孩子越說越多，弄得父親底心緒更亂。他不能用什麼話來對付孩子，只說，「璜兒，我不是說過，在睡覺時不許說話麼？你再說時，爹爹就不疼你了。好好地睡罷。」

孩子只覆說一句，「爹爹要哭，教人怎樣睡得着呢？」以後他就靜默了。

這晚上底催眠歌，就是父親的抽噎聲。不久，孩子也因着這聲就發出微細的鼾息；屋裏只有些雜響伴着父親發出哀音。

〔選自空山靈雨〕

(註) (一) 汐 海濤朝曰潮；夕曰汐。

(二) 弧 木弓也。此處指月亮形狀。

(三) 颺 音鳥，戲相擾也。

# 快

## 樂

(譯語) (俄國庫普林著)

沈澤民譯

一個大皇帝召他國中的許多詩人和哲人到他的面前。他把這個難題目問他們：

『怎樣纔是快樂了？』

第一個人慌忙答道：『是這樣，要常常能看見上帝般的臉上的光輝，還要永遠感覺。』

大皇帝冷冷的說道：『挖去他的眼睛。換一個上來。』

第二個上前高聲奏道：『有權力纔是快樂。您，大皇帝陛下，是快樂的。』

但是皇帝答了他一個苦笑，說：『不相干，我身子害病，可沒有權力去醫好

樂

樂 (第四三號)

一

他。拔去他的鼻子，這個光棍。換一個。」

接着上來的害怕地說道：「快樂就是財產。」

但是皇帝答他說：「我很富，却偏是我問這句話。給你一塊黃金和你的頭一樣重，好不好？」

「啊呀，陛下！」

「你應該得的。替他在頸上縛一塊黃金和他的頭一樣重，把這叫化子拋在海裏。」

皇帝焦燥着喊道：「第四個。」

於是有一個人穿着襤褸的衣服火紅着眼睛匍匐上前，吃吃的說道：「唉！

至聰明的陛下！我盼望的很少。我很餓，給我了滿足，我就可以快樂了，要遍天下去傳揚陛下的仁德。」

皇帝很嫌惡的說：「餵他。他若飽死了的時候，報給我。」

又另外上來了兩個：一個是壯健的運動家，玫瑰紅的肌膚，低平的額角。他



「藥息」一聲說道：『快樂是在詩才中間哩。』

「還有一個是枯瘦憔悴的詩人，兩頰正在發燒，他說：『快樂是在健康中間。』」

但是皇帝慘然微笑告訴他們說：『我若有本領交換了你們兩個人的命運，那麼，詩人啊，你不到一個月就會哀求要才思。而你，海格爾士<sup>①</sup>（古勇士）的化身，就要到醫生那邊去討丸藥請他減輕你的體重了。都安安穩穩的去罷。還有什麼人？』

第七個身上佩着水仙花傲然的喊道：『還有一個浮生在此。快樂是在太虛之中的。』

皇帝懶懶的傳諭道：『割去他的頭。』

那蒙罪的人立刻變得比他的水仙花更灰白了。他抖抖的說道：『皇帝，皇帝陛下，饒恕我罷！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啊。』

但是皇帝很厭倦的搖他的手，呵欠着柔聲說道：『帶他下去，割去他的

頭。皇帝的話是和瑪瑙一般硬的。」

又來了許多旁的人。有一個人只說了兩個字：『女人的戀愛。』

皇帝准了他，說道：『很好。把我國境內最美麗的婦人和女郎挑一百個給他。但是再給他一杯毒藥酒。等那時候到了來報給我，我要看看他的屍體。』

另一個說：『我所有的慾望若都能立刻辦到，那就快樂了。』

皇帝就很狡猾的問他：『那麼你現在有什麼慾望呢？』

『我麼？』

『是啊，你。』

『陛下……這問題太出我意料之外了。』

『活埋了他。唉，還有聰明的人麼？好，好，走近些，你恐怕知道快樂在那裏罷？』

這聰明的人——因為他實在是一個聰明的人——答道：

『快樂是在人類思想的可愛。』

皇帝的眉毛繃鎖了，他怒聲喊道：『喝！人類思想！什麼是人類思想？』

但是這聰明的人——因為他真是一個聰明的人——只溫然的微笑並不回答。

於是皇帝命令他到地下的監獄裏，那邊只有永遠的黑暗，並且沒有一些外邊的聲音可以給他聽見。一年之後，他變了聾盲的人，並且不能站立了，他們帶他去見皇帝，他回答皇帝『哦，你現在還快樂麼？』那個問題，用下面這幾句話：

『是的，我快樂。在牢獄的時候，我是一個皇帝，是一個富人，是在戀愛之中，我飽食，我飢餓——凡這些都是我的思想給我的。』

皇帝很不耐煩的喊道：『那麼，思想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你好生記着，再延長五分鐘我就要絞死你，把唾沫睡在你這張狗臉上。到那時你的思想還能殼安慰你麼？到那時你在地面上浪費的思想還能殼存在麼？』

這聰明的人坦然回答，因為他是一個真聰明的人，說：

『蠢才，思想是不朽的。』

(選自新青年)

(註) (一) 海格爾士 (Heracles) 見希臘神話，乃周比特 (Jupiter) 與人間一國王之女雅爾克

曼 (Alomene) 所生之子。會完成十二件巨大工作。詳見文學大綱卷一 P. 141-141

# 白光

魯迅

陳士成看過縣考的榜，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他非得本很早，一見榜，便先在這上面尋陳字。陳字也不少，似乎也都爭先恐後的跳進他眼睛裏來，然而接着的却全不是「士成」這兩個字。他於是重新再在十二張榜的圓圖裏細細地搜尋，看的人全已散盡了，而陳士成在榜上終於沒有見，單站在試院的照壁的面前。

涼風雖然拂拂的吹動他斑白的短髮，初冬的太陽却還是很溫和的來曬他。但他似乎被太陽曬得頭暈了，臉色越加變成灰白，從勞乏的紅腫的兩眼裏，發出古怪的閃光。這時他其實早已不看到什麼牆上的榜文了，只見有許多烏黑的圓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儔了秀才，上省去鄉試，一徑聯捷上去，……紳士們既然千方百計的來攀

白

光

(第四四號)

一

親，人們又都像看見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輕薄，發昏，……趕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門裏的雜姓——那是不勞說趕，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門口是旗竿和匾額，……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則不如謀外放。……他平日安排停當的前程，這時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剎時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他不自覺的旋轉了覺得渙散了的軀，惘惘的走向歸家的路。

他剛到自己的房門口，七個學童便一齊放開喉嚨，吱的唸起書來，他大吃一驚，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只見七個頭拖了小辮子在眼前幌，愧得滿房黑圈子也夾着跳舞。他坐下了，他們送上晚課來，臉上都顯出小覷他的神色。

「回去罷。」他遲疑了片時，這纔悲慘的說。

他們胡亂的包了書包，挾着，一溜煙跑走了。

陳士成還看見許多小頭夾着黑圓圈在眼前跳舞，有時雜亂，有時也排成異樣的陣圖，然而漸漸的減少，模糊了。

「這回又完了！」

他大吃一驚，直跳起來，分明就在耳朵邊的話，回過頭去却並沒有什麼人，彷彿又聽得噲的敲了一聲鑼，自己的嘴也說道：

「這回又完了？」

他忽而舉起一隻手來，屈指計數着想，十一，十三回，連今年是十六回，竟沒有一個考官懂得文章，有眼無珠，也是可憐的事，便不由嘻嘻失了笑。然而他憤然了，驀地從書包布底下抽出膽真的制藝<sup>○</sup>和試帖<sup>○</sup>來，掣着往外走，剛近房門，却看見滿眼都明亮，連一羣雞也正在笑他，便禁不住心頭突突的狂跳，只好縮回裏面去了。

他又就了坐，眼光格外的閃爍；他目覩着許多東西，然而很模糊——是倒塌了的糖塔一般的前程躺在他面前，前程又只是廣大起來，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別家的炊煙早消歇了，碗筷也洗過了，而陳士成還不去做飯。寓在這里的雜姓是知道老例的，凡遇到縣考的年頭，看見發榜後的這樣的眼光，不如及早關了門，不要多管事。最先就絕了人聲，接着是陸續的熄了燈火，獨有月亮，却緩緩

的出現在寒夜的空中。」

空中青碧到如一片海，略有些浮雲，彷彿有誰將粉筆洗在筆洗裏似的搖曳。月亮對着陳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來，當初也不過像是一面新磨的鐵鏡罷了，而這鏡却詭秘的照透了陳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鐵的月亮的影。

他還在房外的院子裏徘徊，眼裏頗清淨了，四近也寂靜，但這寂靜忽又無端的紛擾起來，他耳邊又確鑿聽到急促的低聲說：

「左彎右彎……」

他聳然了，傾耳聽時，那聲音却又較高的複述道：

「右彎！」

他記得了。這院子，是他家還未如此彫零的時候，一到夏天的夜間，夜夜和他的祖母在此納涼的院子。那時他不過十歲有零的孩子，躺在竹榻上，祖母便坐在榻旁邊，講給他有趣的故事聽。伊說是曾經聽得伊的祖母說，陳氏的祖宗是鉅富的，這屋子便是祖基，祖宗埋着無數的銀子，有福氣的子孫一定會得到的罷，然



而至今還沒有現。至於處所，那是藏在一個謎語的中間：

『左彎右彎，前走後走，量金量銀不論斗。』

對於說謎語，陳士成便在平时，本也常常暗地裏加以揣測的，可惜大抵剛以爲可通，却又立刻覺得不合。有一回，他確有把握，知道這是在租給唐家的房底下的了，然而總沒有前去發掘的勇氣，過了幾時，可又覺得太不相像了，至於他自己房子裏的幾個掘過的舊痕跡，那却全是先前幾回下第以後的發了怔忡的舉動，後來自己一看到，也還感到慚愧而且羞人。

但今天鐵的光罩住了陳士成，又軟軟的來勸他了，他或者偶一遲疑，便給他正經的證明，又加上陰森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又向自己的房裏轉過眼光去。

白光如一柄白團扇，搖搖擺擺的閃起在他房裏了。

『也終於在這裏！』

他說着，獅子似的趕快走進那房裏去，但跨進裏面的時候，便不見了白光的影踪，只有莽蒼蒼的一間舊房，和幾個破書桌都埋在昏暗裏。他爽然的站着，慢

慢的再定睛，然而白光卻分明的又起來了，這回更廣大，比硫黃火更白淨，比朝霧更靠微，而且便在靠東牆的一張書桌下。

陳士成獅子似的奔到門後邊，伸手去摸鋤頭，撞着一條黑影，他不知怎的有些怕了，張惶的點了燈，看鋤頭無非倚着。他移開桌子，用鋤頭一氣掘起四塊大方磚。蹲身一看，照例是黃澄澄的細沙，搗了袖爬開細沙，便露出下面的黑土來，他極小心的，幽靜的，一鋤一鋤往下掘，然而深夜究竟太寂靜了，尖鐵觸上的聲音，總是鈍重的不肯瞞人的發響。

土坑深到二尺多了，並不見有裂口，陳士成正心焦，一聲脆響，頗震得手腕痛，鋤尖碰着什麼堅硬的東西了；他急忙拋下鋤頭，摸索着看時，一塊大方磚在下面，他的心抖得很利害，聚精會神的挖了那方磚來，下面也滿是先前一樣的黑土，爬鬆了許多土，下面似乎還無窮，但忽而又觸着堅硬的小東西了，圓的，大約是一個鑼銅錢，此外也還有幾片破碎的磁片。

陳士成心裏彷彿覺得空虛了，渾身流汗，急躁的只爬搔；這其間，心在空中

一抖動，又觸着一種古怪的小東西了，這似乎約略有些馬掌形的，但觸手很鬆脆。他又聚精會神的挖起那東西來，謹慎的撮着，就燈光下仔細的看時，那東西斑斑剝剝的像是爛骨頭，上面還帶着一排零落不全的牙齒。他已經悟到這許是下巴骨了，而那下巴骨也便在他手裏索索的動彈起來，而且笑吟吟的顯出笑影，終於聽得他開口道：

「這回又完了！」

他凜然的發了大冷，同時也放了手，下巴骨輕飄飄的回到坑底裏不多久，他也竄逃到院子裏了。他偷看房裏面，燈火如此輝煌，下巴骨如此嘲笑，異乎尋常的怕人，便再不敢向那邊看。他躲在遠處的簷下的陰影裏，覺得較為平安了；但在這平安中，忽而耳朵邊又聽得竊竊的低聲說：

「這里沒有，……到山裏去……！」

陳士成似乎記得白天在街上也曾聽得有人說這種話，他不待再聽完，已經恍然大悟了。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峯這方面隱去，遠想離城三十五里的

西高峯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魃魃的挺立着，周圍便放出浩大閃爍的白光來。

而且這白光又遠遠的就在前面了。

「是的，到山裏去！」

他決定的想，慘然的奔出去了。幾回的開門聲之後，門裏面便再不聞一些聲息。燈火結了大燈花照着空屋和坑洞，畢畢剝剝的炸了幾聲之後，便漸漸的縮小，以至於無有，那是殘油已經燒盡了。

「開城門來——」

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游絲似的在西關門前的黎明中，戰戰兢兢的叫喊。

第二天的日中，有人在離西門十五里的萬流湖裏看見一個浮屍，當即傳揚開去，終於傳到地保的耳朵裏了，便叫鄉下人撈將上來，那是一個男屍，五十多歲！「身中面白無鬚，」渾身也沒有什麼衣褲。或者說這就是陳士成，但鄰居懶得去看，也並無屍親認領，於是經縣委員相驗之後，便由地保擡埋了。至於死

因，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剝取死屍的衣服本來是常有的事，够不上疑心到謀害去；而且乍作也證明是生前的落水，因為他確鑿曾在水底裏掙命，所以十個指甲裏都滿嵌着河底泥。

〔選自吶喊〕

(註)

(一) 鄉試 科舉之制，三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簡放考官，試以四書文，試帖詩，五經文，策問，謂之鄉試，中試者曰舉人。清末改試史論，時務論，四書五經義，未幾亦廢。

(二) 制藝 經義之別稱。

(三) 試帖 唐以來科舉之詩，大抵以古人詩句命題，冠以『賦得』二字，其詩或五言七言，或八韻六韻，皆以刻畫爲工。

### 「白光」的評論

▲白光一篇，使我聯想到達夫的銀灰色之死——成仿吾

▲魯迅用着嘲笑的态度，曝露當時封建勢力內在的醜惡。於是科舉時代的陳士成便出現了。

——錢杏邨

▲白光亦是赤裸裸的寫實，活現出社會之真實背影，描寫科舉的餘毒，最為深刻。——Y生

# 詞四首

李煜

## 望江南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 浪淘沙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詞 四 首

(第四五號)

一

##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sup>①</sup>，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sup>②</sup>

(註)

(一) 詞四首 均爲北徙京師以後俘虜生活中之作品。

(二) 望江南 詞牌名，一名望江梅。

(三) 清 一本作深。

(四) 浪淘沙 西清詩話：『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遂作此詞，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五) 小樓昨夜又東風……一江春水向東流 陸游避暑漫鈔：『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及「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並坐之，遂被禍。』



路

旁（並序）

任鴻雋

現在新出的雜誌上，講社會問題的多極了。什麼『貞操問題』『女子解放問題』『新生活』『新村落』都講得極有趣味，又極關緊要。但是我覺得社會上的緊要問題，未曾提着的還多着呢。我在內地旅行，看見路旁的許多叫化子，心中很是難過。最可怪的，每每有一個叫化婆，帶着一羣幾歲的小孩，在路旁討飯。我想這個女人的男子和家屋，不知道那裏去了。照這女子的光景看來，他自己還不能過活，如何應該生上許多孩子。這些孩子要是養不成人，半途夭折，還算罷了。倘若就靠這叫化子生活長大了，還有什麼本事，能替社會出力，豈不是社會的一個累贅嗎？這種能生不能養的『過庶』現象，真是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忽然又想到去年有個朋友送了我一部幾卜生（Gibson）的新體詩，名叫『日常麵包』，集中有一首正是講的這個問題。因此把他翻譯了出來，作個研究此問題的

路

旁

（第四六號）

一

發端。譯者自來是不會白話詩的。今回譯這首詩，也不敢存冒充詩人的思想。不過原文是怎麼說，我就怎麼譯。讀者諸君如要看外國的白話詩，此地倒是一個好榜樣。倘若不承認他是詩，我只好請我的老朋友胡適之來解答。我們現在只要看他講的是什麼。周作人先生說得好：『是詩不是詩，倒也不關緊要。』<sup>①</sup>

(譯者識)

## 人物

魯濱·阿勃里柏。

吉瑟·阿勃里柏，他的妻子。

彼得·理克孫，石匠。

魯濱和他的妻子都坐在大路的樹蔭底下。魯濱拿着麵包在那裏吃，吉瑟正拿一瓶牛乳，喂他的小孩子。

魯濱「有妻子了！」他說：

說時眼睛釘着我——

『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孩子。』

我恭恭敬敬的答道：

『我並不是小孩子，先生；

我已經十九歲多了。』

『十九歲』他且說且笑道；

『居然就做了丈夫，有了妻子——

也許妻子和小孩哩。』

『我們有了一個小孩子，先生。』

『一個小孩子！你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哩！

你有什麼權利去結婚

替這個世界添了

一羣無用的小孩子，

路

旁

(第四六號)

三

只會挨餓，叫化，和偷竊呢？」

他這樣說着，牽着他的小孩子們，大踏步走了。

我巴不得把他的錢向他擡去，

但是我是用勞力換來的，

並且餓得很，

曉得你也餓壞了，

小孩子又要奶吃。

什麼權利！

我巴不得擡去……

吉瑟 你要果真擡去，就是擡去了

你兒子的生命！

魯濱 唉，人兒，就是這一點把我擋住了；

我並且想着你，

所以我纔把這六角錢拿來

買些麵包牛油和牛奶。

吉瑟 你拿來得正合時，

他正哭的睡着了；

但是他在我的手裏那樣的定靜和慘白，

我簡直害怕起來。

魯濱 你也餓壞了，人兒。

吉瑟 不錯，我也撐持不住了。

我抱他也抱不起，

雖然他那樣的輕——

他又瘦又輕。

但是我把他一放下，他就叫起來，

路

旁

(第四六號)

叫得我實在受不得。……

**魯濱** 不要緊，他現在高興了。

他喝起奶來，和魚喝水一般。

這牛奶不久就可以養肥他。

但是你還沒有吃東西，**吉瑟**。

**吉瑟** 我不能吃。

**魯濱** 你不能？

**吉瑟** 現在不能。

**魯濱** **吉瑟**，你非吃一點不可，

你要餓死哩。

**吉瑟** 我現在不餓了；

不過有點疲乏。

因爲，或者……

魯濱 我有什麼權利去結婚！

他有什麼權利——

他，他有妻子和孩子，

向我那樣說。

我巴不得摔去……

吉瑟 不要，人兒，不要抱着肚皮憂他那樣的話。

他講給你那些話有甚麼要緊？

現在事已過去，

孩子也喂飽了。

魯濱 他的錢買的牛奶——

啊；並且麵包和牛油。

吉瑟 他們吃着沒有味嗎？

你似乎吃得很有味的樣兒。

路

旁

(第四六號)

**魯濱** 他們已經够好了。

但是饑餓之後，

那一樣食物不是有味的？

並且是我用勞力換來的。

**吉瑟** 怎麼好說是他的錢？

要是你作工得來的。

**魯濱** 不錯，人兒。

但是，你還沒有吃東西。

**吉瑟** 我不能吃。

**魯濱** 講起來真是苦事，一天到晚在路上走，

肚內除了饑餓之外，沒有一點東西。

像我們昨天那個樣兒，

到了晚上，



就在草堆下歇着；

邊睡邊想——

太冷而且勞乏，睡不着了——

邊睡邊想，

不曉得明天有吃的麼？

倒很羨慕那些畜生，就把我們鋪床的草，

來當作他們的食料。

不過一天路途勞苦之後，

歇一歇總是好的。

但是，你真有勇氣，人兒；

那樣的拖着走。

吉瑟 我差不多要停住了，

要是我們不希望趕天未黑替他弄一點牛奶。

魯濱 可憐的小孩子！

他一天只是哭；

我的袖子都被他的眼淚浸濕了。

吉瑟 這路又難走又長。

魯濱 路又長又難走，但是窮人必定要走。

吉瑟 唉，到頭怎麼樣？

魯濱 到頭？

誰曉得到頭在那裏？

(停一停)

妻子，他說的不錯；

我實在沒有權利去結婚——

沒有權利結婚，並且在這世界裏添些……

吉瑟 你講些甚麼？

你討厭極了，丈夫；

魯濱 不是，妻子，你曉得……

但是他講的不錯。

我以前再也沒有想到這一層，

我再也不會想到這一層，

要是他不說；

我真是蠢。

但是我現在明白了；

我沒有權利去結婚；

并且替這世界添了

一個小孩……

吉瑟 你不愛你的兒子嗎？

魯濱 愛他！

路

旁

(第四六號)

我看不得他受餓。

我沒有權利……

但是，我們結婚的時候

樣樣事情都不同一點，吉瑟，

我每星期有我的工錢，

能够自己過活，

并且够養妻子，

我們在家裏也很快活，

一同的，是不是？妻子？

吉瑟 啊，我們快活極了，魯濱。

魯濱 不久這小孩來了，

但是我們仍然快活

因為我們那裏想到

困難的時候就要來了，

工作既不興旺，

并且所有的工廠都關起門來了；我們忙忙的離了家庭，

除了天邊地遠的，

向別處求工作去，

沒有他法可想哩；

現在正是前途茫茫……

但是他說的不錯……

我沒有權利……

**吉瑟** 不要，**魯濱**，你講些糊塗話，你像是餓久了頭有些發昏。

原來空虛肚子和空虛腦壳是一道的。這些空話只有讓發財人去講；

我們貧窮人是經不起的，

并且我也沒有忍耐來聽這些糊塗話。

路

旁

（第四六號）

一三

魯濱 不是，這不是糊塗話，人兒，這是真理，很苦的真理。這不是真的嗎？我們正在路上，我同我的受餓的妻子和小孩？

吉瑟 不是，丈夫，你看！

他剛才吃了牛奶；

現在睡得那樣香甜。

魯濱 但是你生病了。

吉瑟 生病？

不是，我好得很呢。

魯濱 你病得連東西也不能吃。

吉瑟 不是，我不過疲乏一點。

但是我現在要吃了，人兒。

只要有給我吃的！

看我吃起來！

魯濱 我沒有權利：

吉瑟 你要是不愛我就沒有！

魯濱 你曉得……

吉瑟 我怎麼曉得？

你講話那樣奇怪；

你說你沒有權利同我結婚，

那嗎你爲甚麼同我結婚的？

魯濱 因爲我不能不……

我不能舍你。

我沒有想到……

在我一心一意只想到你的時候，我怎麼會想到？

吉瑟 但是你沒有權利。

魯濱 權利！我那裏想到權利？

路

旁

(第四六號)

我只想到你，人兒。

不是，我並沒有想……

我只是覺得，

并且曉得我非你不可。

吉瑟 你愛我……

那嗎，愛情不是有儘够的權利嗎？爲甚麼說權利？

哦，你有些討厭我們——

你的妻子和兒子罷？

可憐的孩子！

他不愛我們了。

魯濱 不是，妻子，你曉得……

（彼得·理克孫，一個老年的人，瘦瘦的身材，肩有一點駝，扛着開石的斧頭，慢慢的走了過來。他看了魯濱和吉瑟一眼，走了過去，遲疑了一下，方



轉身來到他們的面前)

彼得

早晨好，朋友和太太，

你不是要找工作麼？夥計？

那嗎……那邊一堆石頭須打開。我正要去……

但是我老了；

或是我懶惰一點；

但是你的樣子很年青，

并且不怕工作，

我的話要是不對，我也算不得工界的老行家。

你把工作畢了，朋友，

可以得一先令。

有的時候，爲了麵包，比開石頭更苦的工，還要作哩。

你去作工的時候，我在這裏睡一覺；

路

旁

(第四六號)

或者就把今天下午睡過去，

我是個老不中用的人了。

不，你不要謝我，

我老了；

并且沒有妻子和兒子，

所以竟用不着這一先令。

但是你還年青，

須得出點力來賺他，

我就在這裏坐着看你。

我最愛看人家作工，

因爲我老了并且懶惰。

或者我還睡一覺，只睜着一隻眼；你想我在熟睡的時候，

我或者還同一堆石頭般的滾了下來。但是你不要害怕！

我必要使你賺這個錢；

不過這個先令歸你之前，

你須得出點汗水，

除非你高傲，

太高傲了，不願作工……

不是？

那嗎，石堆子就在那邊，

那邊，轉一個灣就是，

哦呀，這個黃瘦的小孩子！

我們沒有小孩子，太太。

一個老頭兒，一個懶惰不中用的老頭兒，

除了自己沒有第二個人去照顧；拿先令來有甚麼用？

（同一道把他們引着向那路轉灣的地方去了）

路

旁

（第四六號）

〔選自一九一九年新青年七卷一號〕

(註)

(一)

『是詩不是詩，倒也不關緊要。』

周作人小河詩序上說：『或者算不得詩，也未可

知；但這是沒有什麼關係。』(見新青年六卷二號) 小河收入詩集過去的生命時，此序

已刪。

# 沒有秋蟲的地方

葉紹鈞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鶉鴒箱裏的生活，鶉鴒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唬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sup>①</sup>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音。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呵，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閒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

就是蟲兒們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組織，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賞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醒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况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妙美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選自劍鞘)

(註) (一) 邪許 邪，亨遮反。許讀若虎。衆人同致力之聲也。淮南子：『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

許，後亦應之。』

(二) 兩間 卽天地間。

□ 風扇着

鍾敬文

四

冷風扇着，

反正是逃不了悶然的，

微雨飄着，

索性呆坐吧！

寂寞，閒愁，

如像鐵兵似的，

住在這殞宮似的

又強佔上我的心房來了！

清冷的古亭中，

我猶如一具屍體！

寫，寫不出什麼，

若再合上饜眼，

看，看不上什麼，

便更不差什麼了。

想呢，更是茫漠，

（遼目海濱的二月）



# 尋路的人

周作人

——贈徐玉諾君——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纔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着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着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着往那裏去，也便是未到那裏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我曾在西四牌樓看見一輛汽車載了一個強盜往天橋去處決，我心裏想，這太殘酷了。爲什麼不照例用敞車送的呢？爲什麼不使他緩緩的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走過應走的路程，再到應到的地點，却一陣風的把他送走了呢？這真是太殘酷了。

我們誰不坐在敞車上走著呢？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們——只想緩緩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於路線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樓往南，或是由東單牌樓往北，那有什麼關係？

玉諾是於悲哀深有閱歷的，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親在外邊，此外的人都還沒有消息。他說，他現在沒有淚了。——你也已經尋到了你的路了罷。

他的似乎微笑的臉，最令我記憶，這真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我們應當是最大的樂天家，因爲再沒有什麼悲觀和失望了。

〔選自過去的生命〕

(註)

(一) 徐玉諾

河南魯山人，著有將來之花園，雪朝中亦有其詩。

(二) 西四牌樓、天橋、東單牌樓 均北平地名。

## 「二重思想」

魯迅

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鎗以至機關砲，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拚開飯店一般。便是竭力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伙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興旺，——店舖總要倒閉。

黃郛氏做的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中，有一段話，說得很透澈：——

「七年以來，朝野有識之士，每腐心於政教之改良，不注意於習俗之轉移；庸詎知舊染不去，新運不生；事理如此，無可勉強者也。外人之評我者，謂中國人有一種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於時勢，各種制度有改革之必要

時；而彼之所謂改革者，決不將舊日制度完全廢止，乃在舊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層新制度。試覽前清之兵制變遷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謬焉。最初八旗兵駐防各地，以充守備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敗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徵募湘淮兩軍以應急：從此旗兵綠營，並肩存在，遂變成二重兵制。甲午戰後，知綠營兵力又不可恃，乃復編練新式軍隊：於是併前二者而變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雖已消滅，而變面換形之綠營，依然存在，總是二重兵制也。從可知吾國人之無澈底改革能力，實屬不可掩之事實。他若賀陽曆新年者，復賀陰曆新年，奉民國正朔者，仍存宣統年號。一察社會各方面，蓋無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甯，是非之所以無定者，簡括言之，實亦不過一種「二重思想」在其間作祟而已。」

此外如既許信仰自由，卻又特別尊孔；既自命「勝朝遺老」，却又在民國擊錢；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着過活，誰也沒

有好處。

要想進步，要想太平，總得連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為世界雖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種，是終竟尋不出位置的。

〔選自熱風〕

（註）（一）二重思想 本篇原載新青年，該誌闢有隨感錄一欄，本篇列為第五十四篇，乃一九一八

年所作。

## 歧路

周作人

荒野上許多足跡，

指示着前人走過的道路，

有向東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這許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處麼？

我相信是這樣的。

而我不能決定向那一條路去，

只是睜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間。

我愛耶穌，

但我也愛摩西。

耶穌說，「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

過來由他打。」

摩西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吾師乎，吾師乎！

你們的言語怎樣的確實啊！

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穌背十字架

去了。

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

師去了。

# 偶像破壞論

陳仲甫

「一、聲不做，二目無光，三餐不吃，四肢無力，五官不全，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九坐不動，十是無用。」◎這幾句形容偶像的話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應該破壞，這幾句話可算說得淋漓盡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實是個無用的廢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無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廢物，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

世界上真實有用的東西自然應該尊重，應該崇拜。倘若本來是件無用的東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這般騙人的偶像倘不破壞，豈不教人永遠上當麼？

混塑木彫的偶像本來是件無用的東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對他燒香磕頭，說他靈驗，於是鄉愚無知的人迷信這人造的偶像真有賞善罰惡之權，有時

便不敢作惡；似乎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這種用處不過是迷信的人自己騙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麼能力。這種偶像倘不破壞，人間永遠只有自己騙自己的迷信，沒有真實合理的信仰，豈不可憐！

天地間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確實證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種騙人的偶像：阿彌陀佛是騙人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騙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騙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該破壞。

古代草昧初開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兒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為他的本領與衆不同，他纔能統一國土；其實君主也是一個偶像。他本身並沒有什麼神奇出衆的作用，全靠衆人迷信他，尊崇他，纔能夠號令全國，稱做元首。一旦亡了國，像此時清朝皇帝溥儀，俄羅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尋常人還要可憐。這等亡國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彫的偶像，拋在糞缸裏，看他到底有什麼神奇出衆的地方吧！但是這等偶像未經破壞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請看中外史書，這等偶像害人的事還算少麼？事到如今這等不但騙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



們看穿，還不應該破壞麼？

國家是個什麼？照政治學家的解釋，越解釋越教人糊塗。我老實說一句國家也是一種偶像。一個國家乃是一種或數種人民集合起來，占據一塊土地，假定的名稱，若除去人民，單賸一塊土地，便不見國家在那裏，便不知國家是什麼。可見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本身並無什麼真實能力。現在的人所以要保存這種偶像的緣故，不過是藉此對內擁護貴族財主的權利，對外侵害弱國小國的權利罷了。世界上有了什麼國家，才有什麼國際競爭。現在歐洲的戰爭，殺人如麻，就是這種偶像在那裏作怪。我想各國的人民若是漸漸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這種偶像就自然毫無用處了。但是世界上多數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種偶像，而且不明白這種偶像的害處，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會照到我們眼裏來。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勳位，榮典和我們中國女子的節孝牌坊也算是一種偶像。因為功業無論大小都有一個相當的紀念在人人心目中，節孝必出於施身主觀

的，自動的行爲方有價值，若出於客觀的，被動的虛榮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樣了。虛榮心，僞道德的壞處較之不道德尤甚。這種虛僞的偶像倘不破壞，却是真功業真道德的大障礙。

破壞偶像，破壞虛僞的偶像。吾人信仰當以真實的合理的爲標準，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此等虛僞的偶像倘不破壞，宇宙間實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兒裏徹底的信仰永遠不能合一。

〔選自新青年五卷二號〕

(註) (一) 『一聲不做……十是無用』 此乃中國流行之民間謎語，謎底除偶像外，亦有作祠堂師

像者。『一聲不做』有作『一貌堂堂』者，最後二句有作『九代富貴，十代無用』者。

流傳變衍，固未有定形也。又陳仲甫原註：『九，音同久；十，音同實。』

(二) 現在歐洲的戰爭 作者寫此文時爲一九一八年。歐戰起于一九一四，此時尙未停頓。

# 與宋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鸛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返。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選自吳朝請集〕

(註) (一)富陽 今浙江省縣名，即漢富春縣，晉改名。

(二)桐廬 今浙江省縣名，三國吳置，故城在縣西，唐時移置，即今治。

與宋元思書 (第五一號)

一

(三) 嶂 山峯如屏障者曰嶂。

(四) 軒逸 嘲笑且遠視也。

(五) 鳶飛戾天 言物之任天而動，自得其樂也。詩：『鳶飛於天，魚躍於淵。』

# 秋夕哀賦

夏侯湛

秋夕兮遙長，哀心兮永傷，結帷兮中宇，屣履兮閑房。聽蟋蟀之潛鳴，觀遊雁之雲翔；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流光，木蕭蕭以被階，風緜緜以受霜；玉機兮環轉，四運兮驟遷。銜恤兮迄今，忽將兮涉年，日往兮哀深，歲暮兮思繁。

〔選自夏侯常侍集〕

(註) (一) 屣履 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也。後漢書：「屣履而行。」

(二) 廡 無上聲，堂下周屋，亦謂之廊。

(三) 飛檐 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瓦皆微反上，名曰飛檐。

秋夕

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  
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  
坐看牽牛織女星。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版

初級中學  
北新文選六册  
第一册 實價三角半



選註者 姜亮夫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蔚文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開封 南京 重慶 廈門  
廣州 武漢 昆明 貴陽 溫州 濟南

700005

21



0.35